

東干行特輯



大使命

季刊 第九期

GREAT COMMISSION Quarterly

November, 1995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
渴了，你們給我喝…
我病了，你們看顧我…」

—馬太福音25:35,36



今年九月，大使命短宣隊再次赴哈薩克斯坦東干人（中國回族同胞）中間工作，受到極大歡迎。短宣隊的醫務組同工們，將宿舍作為臨時診所，從早到晚，不停的工作，一週之內，共診治450人。張振耀化驗師及生竭頌醫師（右二、三）正在施診（陳家榮醫師不在圖中）。楊嘉善長老及鄭金城牧師（右四、五）充當臨時醫務助理。左下角之東干婦女在接受針灸治療。

目 錄

- 3 同工心聲 華人教會 走向地極
 4 He Leadeth Me
 □ Wayne Chan
- 5 主愛的激勵
 □ 王張茀迪
- 6 差傳短篇 我的教會不從事差傳的十大理由
 8 邁步差傳 匈牙利越南人事奉的開端
 □ 易明
- 東干行**
- 9 被遺忘的東干人
 □ 辛民
- 11 聖靈奇妙的引導
 ——大使命中心向東干人宣教的發展經過
- 13 向東干回民宣教的異象
 □ 楊嘉善
- 14 東干醫宣
 □ 張振耀
- 16 東干短宣工程組報告
 □ 黃抗
- 18 東干短宣語文組報告
 □ 陳瑞苓
- 19 馬山清
 □ 張振耀
- 20 韓國宣教事工 韓國教會所面對的問題
 □ 盧鳳麟 (Bong Rin Ro)
- 23 深化靈命 七重的超越：事奉的轉機
 □ 滕近輝
- 宋尚節日記選錄**
- 27 主僕宋尚節
 □ 宋天真
- 31 重生的經過
- 32 靈修體會
- 34 工人的生命
- 36 標榜永遠比言語去得更遠
 □ 楊牧谷
- 37 寫靈程日記的指引
 □ Mark Lau Branson
- 39 宣教士心聲 Reflections of a Missionary in the Himalayas
 □ Cindy Perry
- 42 父啊，求你赦免他們
 □ 高崇志
- 45 宣教情 故鄉情
 □ 曾家彬
- 46 「大使命中心」會址本部十一、十二月事工
 47 「大使命中心」九五年（七—十二月）支出預算

大使命季刊 第九期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出版者：大使命中心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美國總會：769 Orchid Hill Lane
 Argyle (Copper Canyon)
 TX 76226, U.S.A.
 Tel:(214)219-7921 (817)455-2205
 Fax:(817)455-2198
 Compu Serve: 74513, 3361
 香港分會：35-37 Hankow Road, 4D
 Ma's Mansion,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Tel: 27372267 Fax: 23148547
 Compu Serve: 73672, 255

Board of Trustees : 滕近輝(主席)/高震漢(書記)/
 董事會 葉陳淑淑(財政)/宋仲虎/
 孫約翰/楊嘉善/王永信

President : 王永信
 會長

Director of Administration : 陳偉文
 行政主任

Director of Spiritual Formation : 王志學
 靈修部主任

Director of Hong Kong Branch Office : 鄭金城
 香港分會主任

Ministry Associates : 杜祥光/李錫然/陳琛儀/
 特約同工 常思恩/葉陳淑淑/鄭彼得/
 盧得生/嚴建平

Financial Advisors : 王偉奇/余紹機/楊嘉善
 財務顧問

Editorial Consultants : 倪貢明/陸蘇河/溫以諾/
 顧問編輯 盧家數/戴紹曾/龍維耐/
 蘇文峰/ Paul Cedar /
 Patrick Johnstone / John
 Kyle / Paul McKaughan /
 Jim Montgomery / Jim
 Reapsome / John Robb /
 Bob Waymire / J. Christy
 Wilson

Contributing Editors : 李建安/周子良/林慈信/
 特約作者 唐佑之/麥希真/許宗實/
 梁家麟/戴紹曾/曾景斐/
 Luis Bush / Arthur Glasser /
 Peter Kuzmic / Howard
 Snyder / Ralph Winter

Editorial Committee : 主編 : 王永信
 編輯委員會 編輯 : 王志學
 發行 : 駱樞賢

§ 本刊文章立論不一定代表本刊或大使命中心之觀點。
 § 本刊歡迎轉載，以期廣於宣揚，請函美國總會。

深化靈命 邁步差傳
Rooted in Spirituality Committed to Mission

華人教會 走向地極

感謝主恩，華人教會的普世宣道工作，雖然起步遲，進展緩，但是目前終已進入「猶太全地」及「撒瑪利亞」，而開始接近「直到地極」的境界。這是可喜可賀的事，願普世華人教會及宣教機構，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突破文化、種族、語言及思想界線，進入主大使命的「全程」——地極。

一、福音絲綢之路——鑑東歐及西伯利亞等地的宣教之門，神又奇妙的為我們打開了中亞地區的服事——哈薩克斯坦。我們踏上了從漢末起延續使用一千年之久的歐亞商業孔道：絲綢之路。

1. 阿拉木圖（哈薩克斯坦首都）華人學生團契

今年四月「大使命中心」短宣隊在阿拉木圖舉行三天佈道會，約二百名哈薩克人歸主。同時也向從中國來的留學生佈道，二十餘位歸主，並組成華人學生團契。目前正在與美國一間華人教會商討接辦中。

2. 東干人福音預工

今年四月、七月、十月，「大使命中心」短宣隊及同工們數次前往中亞洲哈薩克斯坦拜訪馬山清地區的少數民族東干人。他們是百餘年前從華北陝西省移民來此的中國回教人民，現在他們增長到十多萬人。對福音來說，他們實在是一群「未得之民」。

「大使命中心」被他們正式邀請差派專業人員及管理人員，去協助他們作開發社區，改善民生等工作。求主施恩給這項任重道遠的福音預工，使之成為宣道的橋樑，帶領東干人歸主。請大家多多代禱，並歡迎參加事奉。（詳細報導請閱本期「東干行」特輯。）

二、東歐越南人宣教事工

因北越與前蘇聯為盟國，故俄國及東歐皆有不少越南人，多數來自北越。例如：匈牙利首都華人約有六千，越南人有三千多；波蘭首都華沙華人僅一千，但越南人竟有一萬之多。在東歐越南人中，福音工作極少。

「大使命中心」宣教士易明牧師為越南華僑，在莫斯科完成了一年美好的事奉後，現前往匈牙利布達佩斯向越南人傳福音。主若賜他更多同工，即可向其他東歐城市的越南人宣教，請為他代禱。

三、匈牙利福音會議（一九九六年五月 7 — 10 日）

十月廿四日在布達佩斯，我們與匈牙利各宗派領袖（改革宗、浸信會、五旬節會、衛理公會等）見面商談，大家一致決定於明年五月 7 — 10 日舉行全國性福音會議。這是歷史中第一次，關係到匈牙利全國福音之廣傳，請大家為一切籌備工作代禱。

四、亞爾巴尼亞福音會議（一九九六年十月 1 — 4 日）

十月廿三日在布達佩斯，我們與阿爾巴尼亞前駐匈牙利大使（基督徒）及數位教會同工見面交談，大家一致決定明年十月 1 — 4 日舉行全國性福音會議。這也是歷史中第一次，也將關係到阿爾巴尼亞全國福音之廣傳，請大家為一切籌備工作代禱。

He Leadeth Me

Wayne Chan

In the summer of 1964, I said "good-bye" to my parents, siblings, friends and relatives at the Kowloon Pier, Hong Kong, on board the S.S. President Cleveland, and started my journey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to the "Golden Mountain" in search of education, skill, fame and fortune.... My parents wanted me to become a medical doctor. But things don't always turn out the way you or your parents wanted. After one year, I changed my major to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 finished my BS degree and continued on to graduate school in EE for 4 more years.

By chance (what I now know was by divine providence), I met a young lady during my graduate school years. A couple of years later, we were married. We said "good-bye" to her parents and flew from her nest of twenty some years and started one of our own 1000 miles away. We landed in Dallas, Texas where I started my first and only job in the high-tech industry. I started in the Corporate Research Laboratory where I worked very hard developing state-of-the-art microchips for the company and the U.S. Government. I was elevated to the Senior Technical Staff level within 5 years of my tenure with the company. I went on to become a section manager and then branch manager, supervising technical people in various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such as design, testing, process development,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I had no time for religion while studying in college. After I started working, one of my co-workers introduced us to a Chinese church with a Cantonese congregation. We started to attend church regularly and eventually both were baptized and committed our lives to the Lord. We gradually became involved with various aspects of church ministry.

We have one son, one that any parent would be proud of. All things seemed to be going smoothly on the surface until his senior year when something happened to him which prompted me to reevaluate the goal for my whole life. In the same month my son started his college study, I resigned from the one and only company I have worked for almost 19 years. After two more years of soul-searching between starting a business and working in the Lord's ministry, I finally decided that I will not trade any more of my precious years for such earthly things as fame and fortune. I would like to spend the next 20 years working for the reward and recognition that no company on earth can offer.

By the grace of the Lord, my path crossed with that of one of the great evangelists in my lifetime, Rev. Thomas Wang. I've been following him by means of his literature ministry from CCM to CCCOWE, and now at GCC. Through the encouragement of long time friends,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and much praying before God, I finally decided to join up in serving our Lord in a broader field -- world missions. Beginning in October 1995, I started serving at GCC as the Director of Administration.



Wayne Chan and his wife, Rowana.

主愛的激勵

王張茀迪

神賜給「大使命中心」一個佔地廿多畝的銅谷退修營。這個退修營非常適合各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到來退修，安靜在神的面前，從新得力。但若要把這銅谷退修營整理得井井有條，真是談何容易。

感謝主賜給我們許多的義工，在他們的努力下，銅谷退修營成為一個非常美麗而安恬的地方。雖然義工們都來自不同的背景和教會，並有不同的個性，但卻都屬於元首基督。當我們一起工作的時候，內心真是充滿了喜樂，亦體驗到「似曾相識」的感覺。

我們的義工有些在週五從曉士頓長途跋涉開車五小時到來，抵達後便分組有步驟的工作——有的洗窗門，有的剪草，有的種花美化環境。大家愉快地完成工作，然後再拖著疲倦的身子開車趕路，預備星期一上班。臨別依依，大家還不忘安排下次來幫忙的時間。

義工們也有帶著一家大小來的，更

有父子隊。一位父親帶同兒子一起來工作，默默的耕耘：拆牆、裝修、建造活動講臺等等，一共用了他們兩個星期的時間，聽說他們計劃在年底時再來幫助我們。

除此之外，更有許多素質極高的大廚。每當在銅谷退修營舉行特別聚會時，他(她)們便在供應美食上「大顯身手」。他們有些更遠從加州到來，如此不辭勞苦來服事，真是令人感動。

在德州百多度高溫的天氣下，弟兄姊妹們又曾經為我們種樹。那樣炎熱又潮濕的氣候，就是留在室內也熱得令人難耐，更何況在戶外太陽下辛勞地種樹呢！

每當義工到來工作時，我們多半是一起用飯。因為人多且地方大，故需要在擴音器中報告：「請來餐廳用飯。」某天，我們一直都找不到其中一位弟兄，直到大家都吃完了，這位弟兄才出現。原來他是為了替「大使命中心」省錢，免得請外面收費高昂的工匠來修理，便自告奮勇的為我們更換了游泳池的排水系統。

我從這些義工們身上見到他們愛主的心，實在是令我感動，有時甚至流出眼淚來。但願主親自祝福報答他們，也願他們的事奉使更多人蒙福。



同工與義工一起慶祝生日。

□作者現專責聯絡和協調前來「大使命中心」事奉之義工。

我的教會 不從事差傳的十大理由

世界各地有很多華人教會不從事差傳工作，因為他們至少有十個理由，分述如下，並指出聖經對這些理由的答案。

①理由：本堂成立的時間很短，只有幾年，所以不可能從事差傳工作。

②理由：本堂會人數少，經濟力量弱，所以不可能從事差傳工作。

③理由：本地福音工作還沒有作完，怎可以向外地差傳？主耶穌豈不是說「從耶路撒冷開始」麼？

④理由：普世差傳是歐美教會的責任，讓他們去作吧。

①答：保羅建立了哥林多的教會後約四、五年，就寫了哥林多後書給他們，信中（10:15-16）勉勵他們開始作差傳工作。可見歷史短的教會也應追求在差傳工作上有份。

②答：非拉鐵非教會「只有一點力量」（啟3:8），但他們肯遵守主道（旨意），所以主給他們一個敞開的門，向外傳福音。

③答：耶路撒冷教會開始不久，福音就傳到猶太各地和撒瑪利亞（徒8:1, 25, 9:31）。他們不是等到把福音傳遍一處才開始第二處，乃是同時進行的，不然，今天福音仍然只在小亞細亞。

④答：安提阿教會從耶路撒冷教會接受了福音，他們蒙恩之餘，很快的就開始了差傳工作（徒11:19-21, 13:1-3）。他們沒有說，讓耶路撒冷的教會去作差傳吧。每一個領受救恩的人，都有責任去把福音更廣的傳開。華人教會得到福音已經190年，怎可仍然只有接受而沒有給予？

⑤理由：比我們大的教會很多，讓他們去作吧。

⑥理由：牧師說會友對差傳無興趣，所以不能作差傳。

⑦理由：會友說，牧師沒有負擔，所以教會不能作差傳。

⑧理由：我們正在建堂，無暇無力作差傳。

⑨理由：對差傳沒有興趣。

⑩理由：我們已經為差傳奉獻了一些金錢，我們感覺滿意了。

⑤答：主耶穌把大使命交託門徒時，加上寶貴應許：「我就常與你們同在」（太28:20）。這是施恩與祝福的應許。許多教會因為接受大使命的託付，就因此得主同在，教會逐漸長大發展。這正是小教會長大的秘訣之一。

⑥答：牧師是推動差傳的鑰匙，他對大使命若有看見，有負擔，就能發生帶頭的作用，引領全教會走上蒙福的道路。牧師講差傳的信息，會友才會了解與跟隨。

⑦答：有差傳負擔的會友應為沒有負擔的牧師禱告，也可以在教會中提議學習差傳，舉行差傳講座，更可以聯絡同感的會友一同禱告，並鼓勵牧師發動差傳。

⑧答：有些教會在建堂時發生問題，因為缺少了主的同在，若教會肯從事差傳，蒙主喜悅賜下恩典，奉獻會更多，工作會更興旺。建堂時期，差傳可以由小開始，逐漸發展。

⑨答：大使命是主給我們的三大命令之一，這不是興趣問題，乃是順服主命令的問題。若我們按自己的興趣作決定，我們自己就是主人了。

⑩答：你們還能更體貼主的心意，為大使命更多作一些事，成為更大的祝福，也因此承受更多的恩典。

轉載自《宣教情》九五年十月

匈牙利越南人事奉的開端

易明

九月廿八日到了布達佩斯。此地早有一間東歐唯一的華人教會，由韓國宣教士金東勳牧師始創。他要求我在向越南人傳道之餘，盡量協助華人事工。當地華人弟兄姐妹相當愛主，也能熱心傳福音。

匈牙利境內有華人五千、越人三千，大多在各市場內做買賣。但因言語不同，大家平素不打交道。越人大多是留學畢業後，見有機會賺錢，便捨棄了本行專業從商，他們組織了「越南人共同會」來保護自己權益與安全，越南大使館也加以照顧維護僑民。雖然匈人因貧富不均，嫉視一切外國人，但越南人謹慎機警，頗能處變不驚。

我到布達佩斯後，曾與鄭彼得弟兄在華人弟兄姐妹中多作勉勵、見證，也到市場探訪。感謝神的引導，第一次上市場，便找到機會個人證道，幫助了四個越南人接納主耶穌。後來又協助短宣隊陳約牧師、王楚霞姐妹、陶海林、吳志平弟兄、陳姊妹等，做探訪證道工作。

這裏的教會同工和金牧師，每週定期兩次到其他城市佈道，已經帶領了不少華人歸主，並有定期聚會。他們離開匈牙利去巴黎開全歐大會期間，我代金牧師領幾位弟兄姐妹下鄉佈道幾天，也見聖靈用神蹟證明祂的恩道。

十月十九至廿三日，王永信牧師偕楊嘉善長老照原定計劃抵達布達佩斯。

我們把邀請赴會的請帖派送到每一個市場上的越華同胞手中，誠懇邀請他們參加三個晚上的聚會：二十日晚是越南人餐會；廿一、廿二日是越、華雙語佈道會。可惜有幾件事影響這次佈道會出席人數。第一是適逢匈牙利抗蘇革命四十週年，民族主義及仇外情緒高漲，黑衫光頭黨趁機大肆鬧事，招展納粹旗幟，高喊「外國人滾出去！」號召全民罷工罷市，並且到市場恐嚇威脅，大多數華越人士不敢晚上出門；第二，恰巧在市中心廿一、廿二兩晚第一次上映中國電影，吸引許多人；第三，越人共同會對我們還疑心重重。三晚聚會，只有兩位越南學者來赴會，且都決定信主。華人則有廿多人歸主。感謝讚美神！其中還有一對夫婦是曾遭光頭黨行兇襲擊過的，也歡喜歸信基督！

回顧幾週的事工，有不少華人歸主，教會大得激勵。越南人則只有寥寥幾人接納福音，信任感尚未建立，目前只盼望他們能來聚會、溝通，一同查經禱告，使靈命得建立。此地及東歐各地越人背景強硬一致，需要長期深入的苦工及聖靈大愛大能的感動，才能見到生命改變，教會建立的實效。然而主耶穌的福音既已傳開，有一天必然大大得勝！我準備在東歐長期作戰，見證神的榮耀！

□作者為「大使命中心」宣教士，從事匈牙利及東歐越南人中間的福音工作。

被遺忘的東干人 —生活在中亞細亞的華人實況報導

辛民

今天有一支擁有十多萬人口之眾的中國人後裔，在長達一百餘年的時間與祖國及海外華人社會；甚至整個外邊世界相隔絕，鮮為人知。他們就是現居住在前蘇聯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與吉爾吉斯斯坦(Kyrgyzstan)毗鄰地區的「東干人」。

今天你若駕車從伏龍芝出發，往東經托克馬克城，再往東一直沿伊塞克湖北岸行駛，定會驚訝於眼前的景象。來往於大街小巷，勞作於田壠地頭的，都是中國人面孔的人們，加上他們所講的陝西方言，會使你的好奇心倍增。如果有幸遇著婚娶的場面，那生動地再現於

眼前的承襲中國清末的民俗風情，更使人興趣盎然……。你不禁要問，這些「中國人」是甚麼時候、甚麼原因遷居到這裏來的？

東干人的辛酸史

早在清朝末期，1866年間，在中國陝西省，爆發了回民起義（清史稱「回回亂」），遍及關中的扶風、興平、咸陽、西安等地，並向西北部的甘肅、寧夏等地擴展蔓延。1867年清廷派遣兵部尚書左宗棠統領清軍對回民起義大舉鎮壓。1868年起義的領導人白銀虎率殘部及家眷共八萬五千之眾，開始向西濱逃



，也揭開了此後十七年艱難歷程的序幕。他們穿過貧瘠的陝西高原，踏過祁連山的皚皚白雪，經過河西走廊的千里曠野，出星星峽，入黃沙滾滾，荒無人煙的塔克拉瑪干沙漠戈壁一帶，最後從南疆沿阿克蘇河向西北橫跨天山山脈，於1885年進入中亞吉爾吉斯坦境內的伊塞克湖地區，歷時十七年。在這十七年中，這些陝西回民歷盡圍追堵截，浴血廝殺、饑餓、嚴寒、酷熱，大多數人倒斃在這延綿近萬里的路途中。

從1885年起，這些得以逃生的陝西回民，就在吉爾吉斯坦扎下根，開荒耕種，生養兒女。在此後一百年的歷史中他們與外部世界絕少聯繫；一方面由於他們純農業公社的生產生活方式的局限，加上封閉的心理因素和背景（文化）、種族特質的差異，使他們的生活始終不能融入當地社會。他們居住的這個中亞地區，初為俄國沙皇統治的偏遠殖民地，到本世紀初又淪為蘇聯的一部分；專制制度下的少數民族，其民族特性更遭輕視和抹煞；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回民的後裔近乎成了蘇聯社會的邊緣人。另一方面，他們因曾遭清廷屠殺、迫害，產生對立和懼怕的心理，又因惡劣自然環境的阻隔，使他們與中國的聯繫完全斷絕。

儘管在這樣的處境下，他們仍以中國人的吃苦耐勞，建立了新的家園。他們以農業為本，種植蔬菜瓜果，辛勤勞作，因而生活較為富裕。在習俗方面，仍保留著濃厚的清末陝西農村的傳統，如房屋的結構、婚禮風俗、語言、飲食習慣、禮節等。他們的子女都在政府設立的學校接受免費教育，當然是完全的

蘇聯教育，接受俄羅斯的文化。但陝西方言仍是他們「圈內人」交流用的主要語言。漢字早已完全丟棄了，他們的陝西方言中俄語詞彙越來越多，語音也越來越含混不清。……他們正是生活在這雙重的文化背景中，默默無聞地長達一個世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隨著蘇聯的行將崩潰和中國大陸社會的進一步開放，這些中國人的後裔才第一次與中國取得聯繫；歷史上「陝西回民起義」倖存者的命運才公諸於世。

這些陝西回民的後裔，在蘇聯被稱為「東干人」，這是因為在二次大戰後，蘇聯政府在做民族調查及確定工作時，他們對政府說他們是從東邊（東方）來的，陝西方言讀作「東岸子」，故他們被蘇聯政府定為一個新的民族「東干族」。

向東干人宣教的良機

現在是福音傳播的最好時機，首先是眾所周知的原因：蘇聯解體，政治向民主化邁進，福音的大門已經打開了；再者，中亞國家都是傳統的伊斯蘭教地區，但七十年的統治同樣地遏制了伊斯蘭教的勢力，恐怖的伊斯蘭極端原教旨主義在此還沒有溫床，故傳播福音的工作不會受到外部因素的阻撓，也不會遇上在某些伊斯蘭教國家對福音排斥的情況。

望全世界華人基督徒、教會和差傳機構能以基督的大愛，切實關心中亞華人的命運，並極速地差派大批宣教工人，赴中亞地區展開福音事工。

□作者是中國大陸學者，在俄羅斯進修期間信主。

聖靈奇妙的引導 ——大使命中心向東干人宣教的發展經過

1. 初步接觸（九五年四月）

東干，多麼令人興奮的名詞！它代表一群血脈相連的中華後裔，散居或群居在獨聯體裏，我們要找到他們！到達畢斯克的第二天，靠著簡略的地圖，找到了第一座東干小村。

東干人生活簡樸。家家擁牛、羊、雞、狗、馬群和耕地。胼手胝足，過的是十足回族農村式生活。婦女下田，事必躬親，身穿回衣，頭戴回巾。生活雖落後，卻甚安詳寧靜。第一次聽他們冒出幾句陝西話（近山東腔），有說不出的驚喜。接連三天連訪東干不同村落，所訪之處，贈送藥品、禮物、分發福音小冊、單張，終於最後柳暗花明又一村，老翁直指馬山清（東干人的小城）。

馬山清是東干族大本營。藉著禱告，主帶領我們來到東干學校操場邊（該校有二千二百名東干學生）。才下車，成群的中、小學生蜂湧而上。年青的校長聞聲而至，立刻用有限的陝西話和俄語熱情的邀請我們去校長辦公室。王永信牧師和校長交談甚歡，並蒙招待到校長家吃地道東干午餐。在主的保守裏，我們彼此建立了初步真摯的友誼。飯後，校長宣佈帶我們見全哈薩克斯坦東干總會的主席。這時其他隊員趕到，於是我們這一群蒙主恩待的短宣隊員，成了第一批進入馬山清和被正式接待的基督徒。

（九五年四月短宣隊員生呂燕平記）

2. 簽署合約（九五年七月廿九日）

「大使命中心」與中亞洲哈薩克斯坦的東干民族會長簽署了一項合約，正式邀請大使命中心差派二十名專業人才前往協助該族之發展。所需人才包括醫生、護士、藥劑師、食水處理師、衛生工程師，以及電腦及華語教師。

東干族提供免費食宿。



東干族長簽署合約（站立者右一為鄭金城牧師，右二為龍維耐醫生）。

3. 福音預工：愛心服事東干人（九五年十月）

今年十月「大使命中心」短宣隊再次來到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馬山清(Masanchin)地區東干人中間，受到他們正副會長的歡迎，並正式成立了「大使命中心馬山清辦事處」，協助他們開發社區，改善生活。大使命中心董事楊嘉善長老被委任為東干事工部主任。

東干人是一群寶貴的未得之民，我們盼望逐漸多多得到他們的友誼與信任，在主的恩典與時間表裏，慢慢能夠向他們見證我們的信仰。戴德生剛到中國時，也是一手提藥箱，一手拿聖經。我們相信，如果神恩待，有一天東干的會長、副會長信了主，則全體東干人大多數都可能相信主，成為基督徒。

短宣隊中有多位專業人員，包括醫生、工程師、教師等。這是一項較長期的福音預工事奉，我們歡迎基督徒專業

人員及管理人員參加事奉，與楊嘉善長老同工，用信心、愛心與受苦的決心，為東干人建醫院、挖水井、開展輕工業及經濟合作社等。

這是神今天賜給華人教會的一個難得而寶貴的宣教機會，使我們被邀請在一個回教民族中工作，而他們又是我們骨肉之親。各地親愛同工同道們，如果你在禱告後切實有神的感動與呼召，願意投身在東干人中間事奉（從一個月到一年，或更久，皆所歡迎），請即與我們聯絡，願主感動你，呼召你，大大使用你。

以下各頁是十月短宣隊中負責醫務、工程、教導、工業等隊員的簡要報導，求主使用，鼓勵更多人進入宣教工場。



哈薩克斯坦東干回民馬山清村入口。



東干歡迎大會。左起：白銀虎村村長、楊嘉善長老、東干會長、王永信牧師、東干副會長、鄭金城牧師。

向東干回民宣教的異象

楊嘉善

向哈薩克馬山清東干人宣教是與以往任何短宣在策略上、方法上全然不同。我們首先要得到他們的信任及友誼，而不是一開始就向他們傳福音。我們成立了「大使命中心馬山清辦事處」，為要在醫療、教育、工程、商業上長期協助他們，從而贏得他們的信任及友誼。

我們都知道向回教徒傳福音是最難的。如今他們向我們開放，是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他們並且深盼我們能協助他們改善生活。求神賜聰明智慧在不久的將來讓我們能將福音傳給東干人，然後由他們傳向其他回教地區，好完成神的大使命。

弟兄姊妹們，懇請記住一件要事，就是千千萬萬不要將這特別的事工像去

東歐傳福音一樣，來大事宣揚。因為若驚動了回教世界，這開了的東干大門也許就會關閉。現在急需的工作是協助東干人由農業社會結構轉變為現代化的社會，教育他們（特別是年青的一代），讓他們都能接受主的福音。請弟兄姊妹們為下列各事協助參與及代禱：

- (一) 建立農會合作社以便東干人集資開展建設（需要台灣農會的規章作為參考）。
- (二) 建立羊毛洗毛廠。
- (三) 建立中小型麵粉廠。
- (四) 建立玉米榨油廠給未得之民。

有負擔者，請與楊嘉善聯絡（大使命中心轉）。

□作者為「大使命中心」董事及東干事工主任。



東干會長與王永信牧師共同宣佈「大使命中心馬山清辦事處」成立。



楊嘉善長老與鄭金城牧師得副會長及夫人款待。

東干醫宣

張振耀

馬山清與白銀虎是兩個在天山脚下毗鄰的村落，各自有一萬多東干人。馬山清有一所診所，白銀虎有一所50床位的醫院，另外又蓋好了一幢可容納100床位的「空房子」。自從蘇聯解體，哈薩克斯坦獨立後，經費短暫，政府對這批居住在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少予照顧，部分醫生也離開，留下來的醫護人員只有在沒有設備，沒有器材，沒有藥品的情況下照顧這裏兩萬多人的醫療需要。這裏沒有X光機，沒有超音波，沒有檢驗儀器，沒有手術室，我們所看到的設備，只有一台沒有paper的心電圖計、兩台高壓消毒鍋及一台老舊的牙科椅子。病人看病後，要到附近的藥房買藥，由於藥品短缺，他們也常常買不到藥。

我們醫療組的三人——從夏威夷去的陳家榮醫師、從密芝根去的生竭頌醫師及從加州去的張振耀弟兄，在這一個多星期內約看了四百多位病人，大部分的病都是與他們的生活習慣、飲食及環境衛生有關。最常見的疾病是：高血壓、關節炎、腰痛、膝痛、胃痛、頭痛、痔瘡、糖尿病、腎結石、眼疾及白內障等。生醫師的針灸幫助了不少病人。我們也碰到幾位重病的病人，但因缺乏儀器設備、藥品及專科醫師，也幫不了甚麼忙，只有為他們按手禱告。由於回教禁止節育，他們每家都有十多個孩子，所以小兒科醫生也很需要。由於腎病和糖尿病多，我們也急需一些檢驗器材。X光機也是一件不可或缺的診斷儀器。



生竭頌醫師被東干兒童包圍，依依不捨。

東干回民

有一個晚上，我們幾個人坐下來唱詩歌，馬山清的「幫辦」（等於總務部長）也來坐下與我們一同唱。雖然他看不懂中文，卻很愛唱，兩天後他一面開車一面哼著那天我們唱的「因祂活著」的調子，巴不得有一天他不但明白歌詞的意思，更親身經歷到祂。那天晚上他說了一句話：「你們要把這些歌翻成俄語，叫我們也可以唱。」他這一句話當時在我心中出現了一個夢想：「是的，有一天這些詩歌會被翻成俄語，被東干人所歡唱。」

又有一天，當我們去參觀白銀虎的學校時，學生們一批批的出來表演歌唱及跳舞來迎賓，看到這些天真可愛的孩子們，心中不禁又湧出了一個夢想：「有一天這些學生會在這裏向我們唱福音詩歌，背誦聖經金句。」

醫療與教育一向是第三世界最需要的援助。過去宣教士們透過這兩個管道，把福音傳到了世界許多角落。當馬其頓的呼聲此起彼落的在呼喊「請過來幫

助我們！」時，我們這些蒙主厚恩，受過專業訓練的人，願否為福音的緣故獻上一己之力呢？

根據我們初步的觀察，東干的醫療需要，而我們在未來一年可以做的，有下列各點：

1. 如果有12至24位醫師和牙醫及12至24位護士願意明年（甚至每年）大家輪流為主獻身兩週到東干去，作醫療及訓練，那麼每個月就可以有兩週有一、兩位醫師及一、兩位護士在那裏用主的愛去服事他們。
2. 他們需要許多藥品，尤其是上述所提的各種疾病用的藥。
3. 為他們設立一個非常基本的檢驗室，費用約為三千至一萬美元。
4. 他們需要有活動型的X光機及手術室設備。
5. 他們需要有檢驗及X光的技師去訓練他們。
6. 他們也需要有藥劑師、物理治療師去幫助他們。



東干婚禮，新郎頭戴皮帽，十字披紅，新娘頭飾及衣著皆沿用清朝陝西風俗。



婚禮喜宴，席地而坐。

東干短宣工程組報告

黃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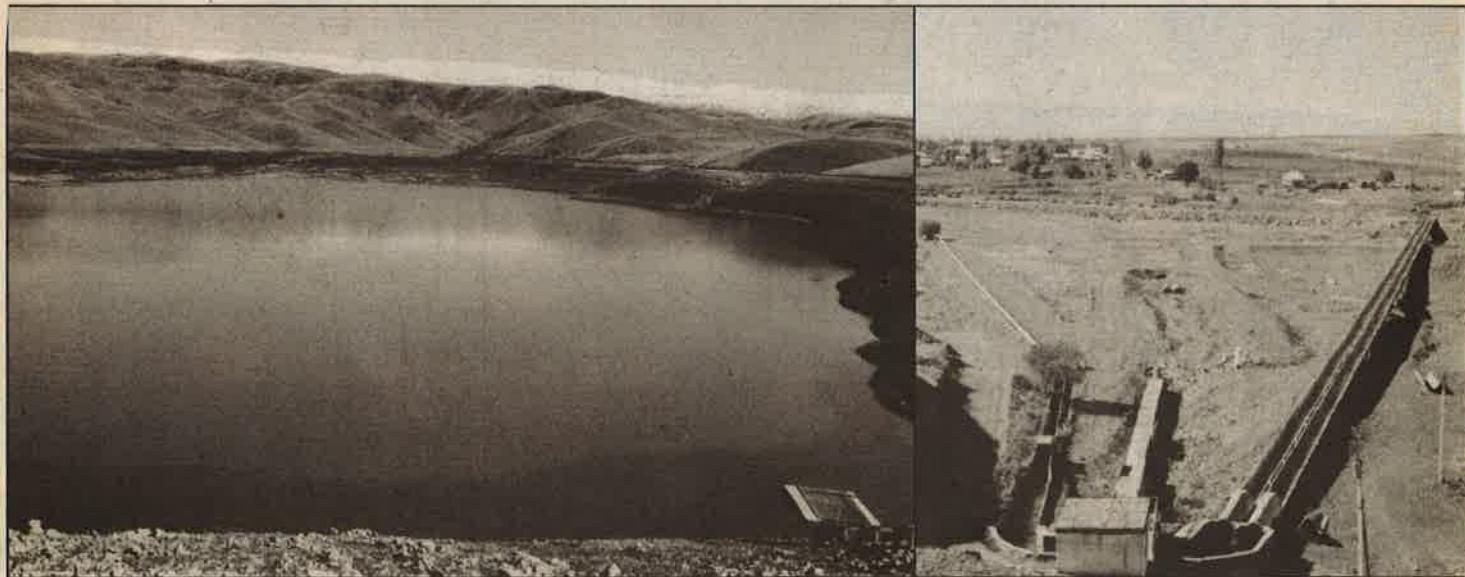
感謝神在今年的夏令會中，藉著王永信牧師，將東干人福音預工的呼聲帶給我們；也感謝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同心合意以禱告及金錢來支持，使我們能到東干人中間實際的了解他們在生活與靈性上的需要。

在來到東干前，從「大使命中心」已經知道東干最需要的是飲水供給。到達東干後，王牧師將三位工程師組成一個工程小組，組員包括洪慶勝、方林浩及黃抗，主要的工作是與東干回民協會負責工程方面的人員交談並實際考察，以瞭解他們真正的需要所在及工程費用等事項。

第一次會議是在開大會前，他們提出目前最緊急的是有兩口井水已乾涸，

需要挖兩口新井，總共費用換算成美金是三千四百元左右。會議結束後，王牧師鼓勵各教會代表以教會與個人的身份來支持這項需要，當時收到一千五百元，「大使命中心」董事楊嘉善長老提議，由「大使命中心」補上兩千元，在開大會時交給回民協會，表示我們支持這項需要的誠意。於是在大會中工程組報告後，由洪慶勝長老代表工程組將三千五百元交給回民協會會長，會長又轉交給他們的工程師。大會後有豐盛的午餐，午餐後工程組有兩位組員離開轉往阿拉木圖去了。

第二天是主日，在王牧師帶領主日崇拜後，就隨著回民協會的人員去看水庫及水井兩項設備。水庫是用土石堆成



玉門出塞歌中說：「左公柳拂玉門曉，塞上春光好。天山溶雪灌田疇，大漠飛沙旋落照，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島。」正是這裏美妙的寫照。東干人建堤，使天山溶雪的水成為蓄水池（左圖），通過導管與渠道（右圖），灌溉馬山清、白銀虎等數個東干村莊的田園。但因堤壩不夠高，儲水量有限，很多田地分配不到水。

的壩築成，蓄水量共八百萬立方米。他們計劃將壩加高十米，增加蓄水量至一千八百萬立方米。水井有兩處，一在壩下，有兩口井，但只一井有水，他們已調查好在兩百米處可開一新井。另一處在村內，有一口井和磚築的水塔，因抽水機年久失修而常壞，造成缺水現象。今年七月間，因不能供水，村民得去哈薩克人的村莊去取水，相當的辛苦。

十月十七日回民協會會長請了他們工程計劃承包機構的人來與「大使命中心」會談，提出二項主要工程：

1. 開一口新井：包括挖井、裝設變壓器、抽水機及馬達等，總共需要二萬八千多美元，他們說原來一千七百元一口井是一九九一年挖井的工價，所以總價相差這麼大。
2. 供水至住戶：包括埋水管、裝設消火栓及加壓馬達等，總共需十萬美元。

隔了兩天有機會看到他們的電腦，

是一九七六年的產品，操作系統很像MS DOS，用英文輸入，可轉換成俄文，他們用這電腦做表格及帳務方面的應用。他們在附近的大城可以買到最新的電腦，價格和美國差不多，可惜我們沒有機會去看看，了解一下硬軟體方面供應的實際情況。

在那裏一個多星期中，也稍微了解一下供水的情形。在新區的房子，每家都有自己的水井，隨時都可以打水。但在馬山清的居民，每十家共用一個水龍頭，每天三次放水，就比較不方便。飲水的水質似乎還不錯，在那裏一個多星期我們沒有瀉肚，也可算是證明，相信也是神的保守看顧。我們也帶了一瓶水回來，希望能找到專家來化驗。更希望能藉著解決東干人飲水的需要，像我們的主藉著向撒瑪利亞的婦人要水喝，使她看見自己真正的需要一般，我們也能將主耶穌生命的活水帶給東干的回民。



王永信牧師在現場為東干人食水及灌溉水之問題舉手禱告。東干人食水來自水井（因天山溶雪之水含極多礦物質）。馬山清全村只有兩口井，其中之一因年久失修而停止出水，故目前只剩一口井，而水位極深，鑽井需深至四十丈才達到水線，故鑽一井需兩萬八千美元。短宣隊將於明年四月再赴馬山清，屆時盼能有足夠力量資助他們鑽一口井，請大家代禱。

東干短宣語文組

陳瑞苓

語文組是由陳國安牧師及陳瑞苓姊妹二人組成，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探討如何協助東干人學習中國語文。

我們做了以下的調查與探討：

1. 東干人在馬山清一帶共有學齡兒童青少年約四千名，他們分散在三所當地的學校之中。哈薩克的教育制度是有十一年的義務教育。一般的東干人上完了十一年的義務教育後，多半就回家完婚務農了。
2. 自從蘇聯瓦解，哈薩克獨立後，境內許多的少數民族都自成爲一勢力，開始恢復他們自己的本國語言，因而激勵了這一群來自中國的東干人要設法恢復他們的母語。此外，由於東干人也有意願將來與中國通商，因此也促

進他們要學中文的意願。

3. 東干人雖然已遷到此地將近一百廿年，他們卻都仍保持著原有的風俗習慣，而且居民的通用語言仍是以陝西語爲主。在文字上，他們則是用俄文字母來拼出陝西話來。所以一般來說，能夠看漢文，寫漢字的居民是少之又少。
4. 馬山清目前發行一份月報，是以俄文陝音出版的，他們盼望十年後能以中文出版。

但願主能感動愛主也愛人的弟兄姊妹，參與三個月、六個月或更長時間的短宣工作，來到東干，做師資培訓的事工，在短期內訓練一些當地稍懂中文的居民做教導的工作。



我們參觀一間中學後又參觀一間小學。老師們（右圖）帶領學生排隊用中、俄文唱歌歡迎（左圖）。他們的中學很需要並歡迎外邊的師資去教中文、英文及電腦。有意者請與大使命中心聯絡。

馬山清

張振耀改編自「美斯樂」10/95

5 | 1 1 1 1 2 2 2 3 | 1-1 · 5 | 1 1 1 2 2 3 | 1-1 ·

在遙遠的哈薩克斯坦，有幾個小小的村落，

1 | 2 2 · 2 1 2 | 3 · 3 3 2 1 · 1 | 2 2 2 2 1 2 | 3-3 ·

有一群東干人在那裏生活，是我們的回族同胞，

3 | 4 4 4 4 3 2 | 3 3 2 1 · 1 | 2 · 2 3 2 1 | 2--|

在天山的山腳下艱苦奮鬥，度過了一百多年。

5 3 2 1- | 1 2 6 5- | 1 3 4 5 · 5 | 6 5 3 1 2- |

馬山清，馬山清，天國福音的未得之地，

5 3 2 1- | 1 2 6 5- | 1 4 3 · 1 | 5 5 7 2 1 · ||

馬山清，馬山清，看我們該做些什麼。



東干兒童們生得清秀俊美，極為可愛。

臨別前，東干會長贈送禮物給短宣隊員，並送男性隊員禮帽。

韓國教會所面對的問題 ——教會增長會持續下去嗎？

盧鳳麟著
李君樸譯

這地上沒有完美的教會，韓國教會亦不例外。若我仔細地觀察數字增長及外在表現背後的韓國教會，我們不難發現她的一些弱點。筆者將集中討論韓國教會的三個主要問題。

教會分裂

韓國教會的骨幹在於地方教會及其能幹的牧者。儘管如此，若然地方教會變為一個自我封閉的團體，那麼地方教會之間就很可能會缺乏合作。事實上，這現象已發生在韓國教會身上。在宗派之內和宗派之間，已有太多強大的地方教會不願意互相合作。全國最少有160個基督教宗派，包括50個不同的長老會團體。一位資深的長老會宣教士就韓國教會的分裂特質說道：「耶穌的教會與基督的教會合不來；然而韓國教會卻是透過分裂而增長的。」

1959年，韓國最大之長老會內普世派和福音派（全國福音派信徒協會—NAE）群體的大分裂，導致許多地方教會為著那一個群體該擁有教會建築物的控制權，發生了慘痛的紛爭。這次教會分裂產生了兩個不同的宗派——堂合長老會（普世派）與合堂長老會（NAE，福音派）。這兩個長老會宗派分別擁有超過5,000所教會及超過兩百萬名會友。

在教會之間推動佈道、宣教及社會服務等合作事工是極其困難的事，因這需要不同宗派之間的廣泛合作。很多時候，若某一所地方教會的牧者不參與某一個聯合事工的籌組架構，他的教會就往往不會投身予有關之事工。韓國教會必須學習在本國不同基督徒肢體之間，及與國外基督教組織互相在事工上配搭之概念。

對基督徒負起更多社會責任的訴求

基督徒在愛國運動、民主改革及社會福利等方面的貢獻，甚至在非基督徒社會中亦得到頗高的評價。然而，愈來愈多來自社會及基督徒的聲音要求韓國教會對有需要的人作出更多的關注。這包括開辦更多的孤兒院、殘障人仕宿舍、醫院、婚姻輔導中心、未婚母親宿舍、關懷娼妓事工、復康中心等。

教會內外就基督教教會把重點放在人數的增長和龐大的教會建築物上，及其對社會沒有多大影響的內向事工，漸漸抱有更多的批評。當中的一些批評質疑每週通過奉獻收取到大批的金錢之運用。

在今天亞洲30億人口中只有3%自稱為基督徒，而人們大多信奉佛教、印度教、回教等傳統宗教之際，眾多非基督

徒問道：「基督教和佛教之間有些甚麼真正的分別？你能否從它們的實際行動讓我看到其不同之處？」除非韓國教會在社會責任的範疇對社會及國家作出貢獻，不然韓國的教會增長將受到阻延。在韓國教會內，一個對基督教事工的整合全取向必須予以強調。

巨型教會的難題

韓國擁有世界上不同宗派的最大教會：汝島純福音中央教會（神召會），706,000名會友；永樂長老會（堂合），60,000；忠現老會（合堂），30,000；光林衛理公會，73,000；江南中央浸信會，3,500。以上每一所教會均擁有一位事奉有果效，受會眾愛戴的屬靈領袖。它們的主日崇拜可說是令人嘆為觀止的，超卓的詩班和樂團在宏偉的大堂中把敬拜推至高峰——一篇強而有力的信息。許多大規模的教會在星期天有五至六堂崇拜，它們並且有龐大數目的教牧同工協助推動教會的不同事工。

可是，許多基督徒對數以千計會友的屬靈需要能否在一所地方教會中得到滿足，抱著懷疑的態度。換句話說，一所地方教會怎樣牧養數以千計散居在大城市之信徒？當那往往是巨型教會創辦人的榮休牧師，跟較他年輕的繼任者合作不來的時候，磨擦、分裂和氣餒就很容易衍生。事實上，數間在漢城的巨型教會已經歷到這種一分為二之慘痛的堂會分裂。毫無疑問，巨型教會及其他大型教會有著更多小型教會不會碰到的難題。

這次教會增長會持續下去嗎？

近年來，國家蓬勃的經濟和社會的世俗化已在韓國人民的生活型態及許多

基督徒的靈命上起了重大的影響，尤其是就年輕的一代而言。今天國家及教會中有著一些攔阻了教會增長的因素：物質主義、世俗主義、傳統宗教的復興、繁忙的生活節奏、教會分裂、草率認信、神學自由主義的興起。

神會否繼續為韓國教會帶來增長？事實上，我們正開始看見韓國教會在走下坡。資訊部最近所公佈有關教會增長的官方統計數字，令韓國教會領袖讀後感到震驚：

1989：9.0%增長；
1990：5.8%；
1991：3.9%；
1992：0.6%；
1993：-4%。

這緩慢的教會增長趨勢早在1984年已經開始，並在過去的十年間持續下降。

漢城ACTS的宣教學教授Jon Ho Jin博士列舉了數項原因解釋這種趨勢：

1. 教會太急速的增長及缺乏對新信徒進行門徒訓練。
2. 過往的增長是基於國內的危機及其化解。
3. 普遍的屬靈低落及復興察會的減少。
4. 大型教會之間的激烈競爭及新興教會所面對的困難。
5. 教會的內部問題導致它的形象及對它的信任受損。
6. 教會的事工主要針對年長的一代，引致年輕的一代離開教會。
7. 教會缺乏對新興社會轉變的適應。
8. 急速的社會轉變及鄉村社區和教會的衰落。
9. 從絕對真理到相對宗教多元主義的世界觀轉變。
10. 異端和新興意識形態的興起。

11. 婦解運動的興起及基督教家庭的失向。

每況愈下的情況之補救辦法

神並不會應許祂會在將來繼續使用韓國教會。除非韓國教會再一次來到神的跟前，悔改及在謙卑中尋求神的幫助，否則它將會面對西方教會一貫以來所碰到的難題。

筆者相信有一方法可為韓國教會的處境作出補救——教會事工的其中兩個重要領域應在韓國教會中予以強調。首先，韓國教會應繼續堅持宣教的重要性，其目標不單是7,000萬的韓國人民，亦是其他數以十億計需要聽到主耶穌福音的人們。我們必須擴闊我們的異象，心懷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東歐及西方國家。如果我們可從教會歷史汲取一個教訓的話，這就是我們所需要學習的功課。若教會失去它曾擁有的屬靈生命力和宣教異象，它的屬靈果效亦會隨之衰敗。

其次，韓國教會必須流露它本著基督教原則對社會責任的關注。教會應使用部分的奉獻建造孤兒院、醫院、老人院及其他更多的社會機構，從而服事國內和海外有需要的人仕。教會應讓非基督徒社會看到它正在對國家和世界所作出的貢獻。基督徒必須在生活型態和屬靈生命上，跟佛教徒、印度教徒、回教徒及其他非基督徒有所分別。

總論

韓國的基督徒相信神特別地揀選了他們作為讓萬國蒙福的渠道。韓國教會的驚人增長藉著「韓國：亞洲的第一個基督教國家？」及「韓國的野火般教會增長」等文章，在世界各地被廣泛的報

導。數以千計的基督徒曾到韓國考察當地教會的各種事工，如黎明前禱告會、禱告山、通宵禱告會及禁食等。

毫無疑問，在教會驚人地增長的南韓，神一直在掌管所有教會事工和國家事務。隨著教會迅速的增長，韓國教會正面對著上述來自教會內外的種種問題和挑戰。藉著更廣闊的普世宣教異象，及一貫地落實基督徒在世上作鹽作光的道德與屬靈生命，韓國教會很有可能會繼續為教會和國家帶來巨大的屬靈和道德影響。全國及普世福音事工挑戰韓國教會倚靠神的力量，克服在城市事工、青年及鄉村佈道事工中所碰到的困難，與世界上其他的基督徒攜手用基督的福音得著數以千百萬計未得之民。

韓國教會常為它天文數字般的增長而感到自豪。實際上，做撒種和澆灌工作的是神自己，故此韓國基督徒沒有甚麼可以誇口的。當韓國基督徒學習高舉主耶穌的名字，而非他們和他們教會的時候，神會繼續豐厚地祝福韓國教會，世界教會亦會繼續將其注意力集中在韓國教會的主身上。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

願這節經文成為韓國教會及世界各地教會的寫照。



作者為前任「世界福音團契」神學委員會主席，韓國「世界宣教中心」海外部主任。

七重的超越：事奉的轉機

滕近輝講述
曾張娟昊整理

經文：「他們用自己度量自己……是不通達的。」（林後10:12）

如果一個人把自己的現狀作為標準，他就永遠不能超越自己，只能侷限在自己的小框框裏面。

基督徒的人生，基本而言，是超自然的人生。因為主的生命進入我們裏面，我們便可以有一個新的屬靈生活，從自然的層面昇華、超越，進入新的境界。

保羅說：「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林後5:17）。新造的人不單指我們重生得救離開罪惡而已，更包含了另一意義——我們在基督裏可以有一個新的自己，一個更高度、更深度、更完美、更可能的自己。保羅也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加2:20）。不再是我，就是否定自己、超越自己的意思。感謝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這正是超越自我的途徑。我們的注意力若轉離自己，定睛在超越的主身上，祂便成了釋放者，將我們從自我裏面釋放出來，這樣我們便能夠超越以往的各種限制了。

讓我們來思想七方面的超越。

（一）超越自己原來性格上的侷限

使徒約翰的原名為牛尼其，即雷子之意。不少聖經學者認為是指他原來的性格而言的。路加福音9:54記載了約翰對於不接待耶穌和他的村人而有的反應。他問主耶穌要不要他求神降火下來燒滅這些人，就像以利亞所作的。他的心中可能有兩個意思，其一是：做以利亞不錯，可以得到他的神蹟能力與榮耀。他誤會了神蹟能力的意義。第二個意思則是對付那些不歡迎他的人。這是原來的約翰。雷子發雷霆時有如晴天霹靂，難以預測；但他後來卻成為主所愛，也是愛主的使徒。約翰福音裏有一些愛的信息，例如約3:16、14:21，是其它福音書所沒有的，因此新派的聖經學者懷疑約翰福音的作者不是約翰。我們認為約翰福音與其它福音書不同，乃是因為約翰由主領受的深度與注意的角度有所分別。因此，另外三本福音書加上約翰福音便成了完美的基督的寫照，成為我們敬拜、學習、見證與追求的對象。可見約翰的改變乃性格超越的改變。常言道，「性難改」，此話很真確。然而，在基督裏，約翰可以改變。我們也可以讓祂來改變我們。

我小時候是個極其內向的孩子。每回客人來訪，我便躲藏，客人走了，我

才出現。因此，當我奉獻時，我的母親又高興又擔心地說：「你這個樣子怎麼做牧師呢？」我自己也不敢妄想做牧師，只想在神學院教書、做些文字工作便可。後來因為參與鄉村佈道隊，漸漸地訓練出講道的膽量。十九歲尾時，我被邀請在一個教會的主日講道。今天我已經超越了自己的性格很多，但不能完全超越。感謝主，讓我的會眾不怪我說話少。有人會覺得言少是驕傲，但是言多必失，兩面作難。感謝主，神給我的會眾很同心，不嫌我少言，所以我能三十年牧養一個教會。這是神給我極大的恩典及性格上的改造。

(二) 超越恩賜上的侷限

提摩太有雙重的限制，第一是性格上的膽怯（提後1:7，2:1）。很多事奉主的人也有性格上的膽怯，擔心這個怕那個，膽怯造成了他們的壓力。提摩太的第二個限制是他需要恩賜的發揮長進（提前4:14-16；提後1:6）。保羅被聖靈感動告訴他，若要在恩賜上超越原來的水準，必須有四個條件：(1)勿「輕忽」恩賜。切勿以為自己恩賜太小，無法貢獻甚麼。神所賜的恩賜都是好的而且重要，倘若發揮得好，可以超越原來恩賜的水準，神必定要用他。一個人的估價不在自己而在於主。焦點轉移到主身上便可以不再輕看主所賜的恩賜，因為主不輕看；(2)「殷勤去作」，使用恩賜；(3)「專心」一意；(4)有「恆心」、忠心地運用恩賜。

教會的宣道史告訴我們提摩太是被棍打死的，他原來是膽怯的人，後來卻有屬靈的膽量、獻身的精神，走上殉道

士的行列。多麼大的改變！他做了出色的主僕，超越了自己的恩賜、原來的性格。

(三) 超越傳統上的侷限

彼得是個有很強猶太背景的人，觀念根深蒂固，要他向外邦人傳福音需要大的動力啟發才能改變。神給他一個新的異象——由天而降的大布，裏面有各樣的活物（使徒行傳10:9 -16）。重現了三次。彼得看到了神的異象，他了解到過去以為不潔淨的外邦人如今潔淨了。由此可見要超越傳統的限制實非易事。今日事奉行列中常要面對超越傳統的挑戰。中國人很保守，北美的中國人也不例外。在這保守的環境裏要面對許多與福音有密切關係的事，若不能活用屬靈的原則，便會留下許多工作的障礙，受其限制。我們必須常常檢討在我們的傳統中有甚麼是屬於神工作的限制或攔阻。彼得超越了傳統的限制，以致耶路撒冷的教會在彼得帶領下有了默契，向猶太人與外邦人傳福音。

我們很容易將相對的事物當成了絕對的，或是把絕對的事相對化，二者均為嚴重的錯誤。若把絕對的事相對化，我們就會漸漸放棄了那絕對基本信仰，而相對的信仰卻一點點地增加。我一生中經歷了華人教會中新派的興起，福音派興起及逐漸站立得穩，新派的漸衰微，特別在大學生中福音信仰運動的興盛(IVF)，及SCM（為迎合人的心態而妥協）的衰微。我在愛丁堡大學讀神學時，那裏的教授一半是新派，一半是福音信仰。接觸之下得知新派神學是甚麼，問題的焦點何在，以致於後來在神學教育

中可以很小心地確定純正的信仰，把絕對的當成是絕對的。我們若將相對的和絕對的事物劃分清楚，對相對的事務有開闊的心胸，便不會受到不必要的限制攔阻。在傳統裏有些東西是相對的，我們可以靠主藉著交通、討論，讓弟兄姊妹、教會的領袖階層了解這是相對的限制，是傳統的包袱，是可以放下的。

(四) 超越人際關係上的侷限

在事奉中人際關係是個很大而且複雜的問題。有位傳道人說：「我們教會中有三個頭痛人物，我求神把他們拿去，結果變成了四個。」後來他改求神幫助他如何藉著禱告，透過愛心、交通來解決問題，結果問題解決了，他學了一個大功課，付了代價，也看見神的工作。

保羅和巴拿巴對馬可的看法不同，二人分成兩隊（徒15:37-39）。他們均非出於私心，而是本於為工作之好處，神仍繼續使用這兩隊。感謝神，在神的保守下，馬可有了大的改變。保羅也未被他過去的看法所封閉，繼續地觀察，最後他對馬可的估價完全改變了。他看見馬可是可用之才，要他做同工。過去的不同，後來的融和，這是在神恩待中的大超越——人際關係的超越。

每個教會均有不同的人際關係問題，事奉主的人都必須面對它。讓主在這事上教導我們新的功課，給我們更高的智慧、更強的愛。保羅面對這樣的問題時，給哥林多教會嚴重的警告（參林後2:5-11）。原來公義的心態也會成為撒旦利用的方法。巴斯卡(Pascal)有句名言："Love has its own reason that reason does



滕牧師在「教牧與長執研討會」分享信息後，解答聽眾提出之問題。

not understand."（愛有它的道理是理性無法了解的）。理性和愛各有它們的領域。感謝主，神將我們帶入愛的領域，用愛的眼光看一切，便有不同的結論、感受和作法。我們需要在神面前謙卑跪下、等候、禱告、求主親自來解決，按祂的時間、方法，完成祂美好的旨意。這是事奉主很重要的超越和學習。

(五) 超越靈性上的侷限

靈性的程度、經驗與我們的事奉有直接的關係。如何超越這個限制？聖經提供的方法是學習操練禁食的禱告。感謝神在此事上教導我，每週有一次禁食禱告。當我心靈覺得下沉，心裏的剛強減少時，經過禁食禱告，剛強的感覺又增加。有時面對的工作是明顯地超出自己的能力，便有了壓力，經過禁食禱告，內心就剛強起來。心靈的剛強是屬靈的士氣。兩軍作戰，士氣高昂的一方，即使武器差一點，仍然可以戰勝。我事奉主四十三年，我的經驗是：心裏若剛強；靈性強，愛主的心強，禱告強，即使沒有財力也可以做好工作。反之，若

無財力又無剛強，只有關門一途。我們的靈命如何，乃是決定性的因素。

保羅為以弗所教會禱告，求神叫他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弗3:14-16），他有自己的經驗：他到歐洲是按照神的引導（馬其頓的呼聲）才去的，一去便坐監，而且手銬腳镣地被下在監裏。若換成你、我，我們會懷疑、抱怨、消沉。但是保羅、西拉半夜裏唱詩、禱告、讚美神！他們心裏有神蹟，外面的神蹟隨即而生，結果地大震動，許多囚犯信主，獄卒全家信主。這是他們到歐洲的第一個工作果效。

大使命的第一步，就是超越亞洲進軍歐洲：大震動！神回應我們的愛、奉獻、禱告與信心，我們的神永遠是個回應的神！

（六）超越能力觀念上的侷限

中國大陸家庭教會裏面曾發生過不少神蹟奇事（他們並非靈恩派），這是神的恩惠之工。這一個事實鼓勵我們放闊我們有關能力的視野與容量，向神求神蹟與奇事在我們的事奉中彰顯。

有不少時候，是我們的觀念限制了我們的工作，以致我們從不期待神蹟發生在我們的工作中。我們的觀念也限制了我們禱告的範圍：乾脆不求神蹟。「期待神作大事」這一種信心也包括了神蹟奇事在內。當然「大事」並不限於神蹟奇事，但也並不排除神蹟奇事。我求神給我一個超自然的信心觀念與追求，把我提升到「自然」的水平之上。

先知以利沙向神求，「願那感動以利亞的靈，加倍的感動我！」結果他所行的神蹟比以利亞多了一倍。他有屬靈

的雄心大志與高闊的視野，結果神回應了他的渴慕。

另一方面，我們要小心，不可把幾件奇事當作我們追求的實質。那是降低了我們的屬靈水準。我們的大事是國度的擴展與靈性的超越：與基督同行、同工、彰顯神的榮耀。

（七）超越信心上的侷限

主耶穌所說的「照著你的信心給你成全」，是一個不變的屬靈原則。冬天的暖氣爐和夏天的冷氣機，都是先扭動了或按下了樞掣才發生溫度上的改變。先有信心的提升，才跟著發生效果上的改變。保羅說：「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弗1:19）。信心之父亞伯拉罕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榜樣：「他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羅4:17）。

聖經上提到一些死了卻仍然說話的人（來11:4），他們都是有信心的人。信心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我們提升超越自己，再不以自己衡量自己，乃是以神的恩典與能力來看自己。

保羅的驚人之語就是「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4:13）。

讓我們不要忘記普世宣教運動之父的名言，事實上就是這運動的能源：期待神作大事；嘗試為神作大事。「期待」與「嘗試」是孿生子，不能分開。

主阿，提升我超越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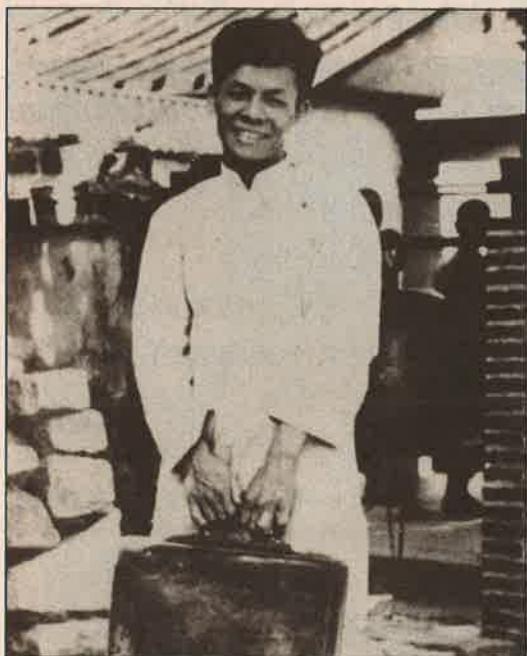
（編按：本文原是滕近輝牧師在大使命中心主辦之「教牧與長執研討會」上分享之信息，後再經講者補充內容而成。）

宋尚節日記選錄

這裏刊登的日記，均選錄自《靈歷集光——主僕宋尚節日記摘抄》（香港：恩雨出版社，1995）一書。在中國大陸文革期間，宋府被紅衛兵抄家，宋博士書籍及寫作全被拿走，不知去向。後來多次向當局索要，沒有結果。十餘年後，在無可指望的情形下，神施行了神蹟，宋博士次女宋天眞姊妹竟在一處大倉庫內堆積如山的東西中找到了她父親大部分的日記四十多本（共五千多天的日記）。宋姊妹於是用了八年的時間將這些失而復得的珍貴資料細心摘錄編寫而成《靈歷集光》。

主僕宋尚節

宋天眞



主的僕人宋尚節，未重生前曾寫過幾天日記，真正有恆心與毅力寫日記，是在他重生之後。即使一天領三次會，有時候甚至四次，工作再疲累，仍然堅持寫日記。病重體弱無力執筆時，自己口述，請他人代為執筆，直到他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安息主懷的前夕。

日記是他個人生活與工作最詳細、最真實的記錄。日記中有他個人向神的禱告、讀經的心得體會，有聖靈如何在人心中奇妙工作的真實記錄，有老一輩傳道人和信徒在靈裏給他的幫助。日記中既有他個人見證，也有許多傳道人及信徒的感人見證。主的僕人多次在日記中寫道：「信徒的經歷是活聖經，讓信徒起來作見證，是挑旺大家火熱愛主促使教會復興不可少的一環。」此外

，日記中有蒙恩者的來信和他本人的回信。另外有聖靈感動下寫的詩歌，日記中有他自己走靈程失敗與成功的經驗教訓，內容十分豐富。

主僕人生前十分珍惜他的日記，一九三一年七月，他與妻子從上海返家鄉時，輪船在航途中遇險，不幸跳在救生船外，淹死的有好幾個人。在緊急危險之際，他將血經（他看聖經如血對人那樣重要）與日記用油紙包上，繫在背上，跳下救生船。他在日記中

寫道：「寧失世界一切，不願失去血經與日記。」國難期間，途中丟失兩本日記，為此他極其痛惜難過。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主僕人日記中寫：「同工李文程奇怪我每天寫日記，我對他說：日記能幫助我每日與神同行，同時開我心目，觀看神教導我之奇妙。」

從主僕人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以下四點。

第一、他與神有親密的靈交

在許多天的日記中寫道：「天破曉，起來儆醒懇切禱告。」日記中常常出現幾個地名，那就是要專為這幾個地方的教會禱告；有時突然出現幾個人名，那就是主提醒他要專為這幾個肢體禱告，他專有一個代禱冊，上面有每個地方蒙恩者的名字。

他每天讀十一章聖經，每章聖經寫出一節鑰句（全章的重點）。此外，也有精讀一章或一段聖經後，寫出自己的心得體會，這也就是他的講章。每天晚上工作再累，也要跪下敬虔的禱告。在北平香山養病期間，與同工查經完畢，長時間地跪下禱告，五小時都不嫌長。每天早上，宋師母為他換藥後，兩人一同禱告，晚上組織家庭禮拜，帶領家人查經、禱告，在傷口疼痛難忍時，用一條腿跪下禱告。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傷口太痛，不能入眠，他就禱告，靈肉分開時，飛到主寶座前，主親自吻他，撫



伯特利佈道團（左起）：宋尚節博士、李道榮弟兄、林景康牧師。

摸他的傷口，他快樂地說：「這真是靈交。」他與主關係何等密切！

宋師母回憶他在病情惡化、傷口大如拳頭，疼痛不能翻身時，他對宋師母說：「我的肉身朽壞了，臭了。但是嘴不爛不臭，還能向神禱告。」真是一面流淚一面流膿流血的禱告。

去世的前一天，他勉勵弟兄姊妹：「禱告，今後的工作是禱告的工作。」「往下扎根，向上結果。」（賽37:31）主僕講臺上的能力、工作的效果、忍受病痛的力量，無一不是來自與神在隱密處的靈交。

第二、竭力追求聖潔

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主僕人長夜禱告結果，蒙神指示奮興教會的秘訣：講題離不開罪，痛斥教會中的罪惡，只有罪惡出去，活水才能進來。成群結隊的聽眾脫離了罪惡的綑綁，但是傳道人若

不先自己倒空器皿，清算罪賬，焉能有能力攻破他人心中堅固的營壘？

他在每天寫日記的過程中，必然要回憶自己一天的言行，他的日記中經常出現這樣一些話：「神示我不潔淨」，「求主審判我」，「昨夜的夢不聖潔」，「想起該還借人的錢未還」，「昨天對同工說的話不誠實」。一發現自己有過失，必定向神、向人認罪，心才得安。一九三一年六月八日在日記中寫：「神尚未給我非常的靈力，因我尚未潔淨，罪對工作影響甚大，如果我真認罪，神亦必令一切聽眾認罪，如果我完全聖潔，則所到之處，必結許多非常佳美之果。今後只當每日省察己罪求主赦免，則不難領全中華歸主，奮興己，則自能奮興一切。」

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在日記中寫：

「已得主救恩者，如不常省察自己的罪，不免淪為假冒偽善者，真打開自己棺材者即成聖者，真成聖者不跌倒，變作教會柱石。」各方教會的中堅都是徹底打開棺材者。心愈聖潔者，講道愈有能力。

有人問他：「你的講道為什麼有能力？」他回答說：「因為我不斷地悔改認罪。」正如經上所寫：「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2:21）

第三、一顆火熱愛人靈魂的心

在主僕人的日記中，經常有「渴望中華歸主」，「中華歸主吧！」等一些話。他向神有所要，也有所求(斯5:7)。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他在日記中寫：



宋尚節博士（前二排左起第四人）在南洋領會。

「金錢、名譽非我所求也，求主在這一年內，使我能領十萬人歸主。」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在他的日記本裏夾著一張天國銀行支票，他親自用毛筆寫了「100,000 souls」，他向神求十萬靈魂歸主。一九三二年年終，他又向神要二十萬靈魂歸主。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在日記中寫：「今後無論如何要拼命救靈，不論得時不得時，一羊得救比一切工作更要緊。」他向主禱告說：「求主將賜給約翰衛斯理、慕迪、斐尼的靈加倍賜給我，你不賜下能力給我，我寧願死。」

一九三四年三月在山東平度講聖靈充滿四個要訣時，他向會眾指出：「聖靈的恩賜中最大的恩賜是愛。即看一人不得救而心中難過，有愛人靈魂的心，必然會在言語行爲上發光，為救人靈魂甘心背負十架。神重用者即肯背負十架者，不肯負架，必然要失掉能力。」一九三六年春對錢老姊妹說：「有哪種工作比傳道、救人靈魂更快樂呢？如能多救靈魂，短命也無妨。」

為救靈工作，每年外出十一個月，在家只有一個月，妻子每次生產時，他都在異地領會。他幾次在日記中寫：「心實在不願離家。」特別在國難期間，冒著隨時被日機炸死的可能，忍受各種饑寒之苦，到處奔波。由於痛責人的罪惡，屢遭受驅逐、通緝，幸蒙神極奇妙的拯救得以存活。

第四、神藉著苦難來煉盡他身上的渣滓

神要造就一個人，使之成為合用的器皿，確實煞費苦心。

有的人能被神在某一段時期使用，

卻不能保持晚節。神愛他的僕人，一直藉著各種苦難來熬煉他，使他能為合用的器皿，使他能保守晚節。

他自幼出生在一貧如洗的窮牧師家中，在美國求學時，曾做各種苦工，備嘗貧病之苦。在紐約協和神學院，經歷新派神學毒害之苦。重生後被送入瘋人院，嘗到人間地獄之苦。他在瘋人院中，用四十種方法讀聖經四十遍，接受神的特殊造就。回國三年經歷農村傳道人爬山越嶺、涉水渡河之苦，備嘗作沒有能力傳道人之苦。一九三一年三月起始得奮興教會的秘訣，嘗到得人如魚之樂，後來又蒙神賜給他醫病、趕鬼的恩賜，正如經上所記：「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阿們。」（可16:20）神為了愛祂的僕人，有一根刺始終不離開他。遠在一九二一年，他在美國因作苦工過勞，曾割痔瘡，因為貧苦，傷口未癒就出院，醫生當時就肯定這病將與他生命永長。後來每當工作過勞、心靈不安時，它就在他裏面一刀刀地刺他。

從日記中可以看到他到各處領會，常要親手洗自己帶有膿血的內褲，正如他一九四〇年作的「忘恩負義，受神責打」一首詩中寫道：「多年負架到處奔波，身上毒刺跟著我，不住禱告，求主憐憫、恩賜增多刺未除。」主藉著祂的僕人為許多病人禱告，有一次人數多達近二千人，許多病人蒙神醫治，他們以為是他會治病，許多人買他的照片，甚至稱他為神人，但是主的僕人是病人，甚至在上海、北京、天津前後共動了六次手術。這正是告訴大家宋尚節是人，是個流膿流血的病人，不是神。醫好

他們疾病，使盲者明、啞者鳴、聾者聽、癱者行的是主耶穌，只有將一切的榮耀、讚美歸給被殺的羔羊。

感謝父神，「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8:28) 主的僕人說：「保羅身上有一根刺，神也加給我一根刺，免得我驕傲。」正如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作釘死肉體歌，歌詞中這樣寫：「磨難使你認識自己，磨難使你治死肉體，磨難使你得著恩惠，神的作為今不知道，將來見主必要明白。」

主的僕人來到北平香山，蒙神光照射到自己以往在工作中偷竊神的榮耀，自己的性情急躁、驕傲，對人缺少愛心。他不斷向主認罪，在主面前謙卑，主藉著苦難煉盡他身上的渣滓，當他學好功課時，就接他回到天家，安息在主懷裏。

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日記中寫到：「不知將來誰為收成這些日記，追憶一生寶貴經歷，可題名為《靈歷集光》。」因此這本書起名為《靈歷集光》。

□作者為宋尚節博士次女。此文原為《靈歷集光》之前言。



(前排) 宋余錦華師母
(後排左起) 次女天真、長女天嬰、三女天全

§ 重生的經過（1927） §

神學院放寒假了，我多用時間閱讀教會偉人傳記。每讀一本，就讚一聲：「啊！他也有新生命和靈力！」我渴望自己也快快得著新生命與新能力。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我正跪著禱告時，神在靈裏向我說：「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林前1:19) 聲音是細微而溫和的，人的學問才幹算得了甚麼？我一夜未閉眼，心神徬徨，直到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的早晨。

時間一天天過去，心靈被罪擔壓得沒有片刻的寧靜。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

晚上，我迫切流淚的禱告，夜裏十點開始，一幕幕的罪劇開映，甚至隱而未顯的罪也清楚地現出。劇中的主角是我，一轉念想起箱底有一本久被遺忘的新約聖經，打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我彷彿魂遊象外，跟著背負十字架的耶穌來到各各他山上，我感到自己背負的罪擔重的幾乎要使我壓死。

主已高懸在十字架上，兩手的鮮血淋漓，慘不忍睹。我謙卑地跪在十字架下，求主用寶血洗淨我一切的不義。「小子，你的罪赦了，」我親自看見主耶穌，臉上發光，手有釘痕地對我說：「

你要改名爲約翰。」主還給我解釋：施洗的約翰修直主的路，作祂的先鋒。當主第二次再來，主仍要選先鋒，先鋒不是一個人，祂召我作先鋒之一，宣揚天國近了，主必快來的消息。

晚上一點時，我全身疼痛難當，全身骨節、心臟肺腑，沒有一處不疼，好像受了重傷。蒙聖靈提醒，使我明白與主同釘死的真理。

難忘的重生之夜，看到屬靈活動影片，共有七大本，從看見自己罪惡的真相，映到奉差遣的一本爲止，這時天已破曉。

一到天亮，我不顧一切逢人便述說昨晚主向我所作的是何等奇妙的事，明知要受到譏諷諷刺，我毫無顧忌。

重生以後，我感到萬物煥然一新，在萬物中處處能看到神創造的偉大奇妙。自己無論在言語、思想上犯了一些罪

，一讀聖經，聖經便會指出我的不是，直到我求主赦免我。聖經真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二月十二日參加萬國學生交誼會，我鼓足百萬分勇氣，徵得主席同意給我五分鐘向會眾見證基督如何改變了我，簡述基督的捨身救法。從此不再膽怯向任何人作見證。

重生後的我，除在房間內靈修外，不時到外面去佈道作見證，流淚勸人們來就基督，而且很誠懇地指出一些傳道人牧師的罪，且愛心請他們和自己一起跪下禱告，求神饒恕自己疏忽聖工的罪。可惜他們很少有人肯謙卑虛心領受。我本來就有音樂嗜

好，等我重生後，時而高歌讚美，時而流淚低吟。這一切都是被協和神學院當局斷定我患了精神病。

論徹底認罪悔改：

- (1)各地教會中堅都應是徹底悔改認罪者。
- (2)心愈聖潔者，講道愈有能力。
- (3)已得主救恩者，如不常省察自己的罪，不免淪為假冒偽善者。
- (4)如果神尚未給我非常的靈力，因我尚未聖潔。
- (5)撒旦使用最巧的計策，是令人不覺得自己有罪，並且視犯罪為無關緊要。
- (6)只有真正徹底悔改的人，在信仰上才有鞏固的根基。
- (7)我所以得到能力，是因為我常悔改，向神向人認罪。

§ 靈修體會 (1941) §

九月十七日在祭壇（院中方石桌）禱告、讀經後，深感教會不復興，我是大絆腳石：許多神兒女的軟弱都是我軟弱的放大，家庭中之軟弱，因爲我未作好的模範。保羅勸人效法他，因他效法基督，我卻不敢這樣說，我看其他人比

我有義，我不敢作責備人之器皿，願在神面前默然無聲。

越看自己之敗壞，越深入主的死；看自己的敗壞有多少，深入主的死有多少！非自己之虔誠能討主喜悅，全在於主的憐恤。恨透，死透，則活透！

九月二十七日（這天是主僕人四十週歲），早上讀使徒行傳第二章，我回想四十年來，自己有許多易犯的罪，自高，不能與人合作，缺乏愛心，並許多隱藏的罪，只有求靈火焚燒，焚燒自己的一切污穢，使我愛人靈魂的心不斷焚燒。

九月二十九日，今晨讀約翰福音二十一章，我讀經的心得是：許多年來，以打魚為樂，自以為老練，自以為老手，殊不知這是神的恩賜。最初打幾條魚時，尚知歸榮耀於神，打魚打多了，就喧賓奪主，不將榮耀歸於神，反自誇自己是老手了。唉！人之本相就是如此！人的毛病就是把神所賜的恩賜或工作變作偶像來代替主。神要彼得愛主勝過餒養許多小羊，愛主更深了，方用他牧養群羊，但主又不要他愛工作，以至忘記賜恩的主。要他愛主更深，就能夠餒養老羊。完全為主活，活著就是基督，就可以作更大的工作。魚和羊都算不了甚麼，最要緊的就是得著主。主不斷造就他愛主更深。

我們時常把希望寄託在受過教育的、博學的、有榮譽的人來帶領我們。但是神卻在我們中間揀選那軟弱的、卑微的、未受教育的人在末後時代來事奉祂，神在嬰孩口中建立了能力。天父不用大能的勇士來殺死歌利亞，銅盞和鎧甲以及戰衣反而攔阻我們打敗歌利亞，神卻用被自己哥哥蔑視、與神親密靈交、心單純信靠神的大衛，他只揀選五塊被人藐視的石子。五塊石子預表甚麼呢？與基督同受苦難，與基督同釘十架，與基督同埋葬，與基督同復活，與基督同升天。用這五塊石子，使我們能夠殺死

歌利亞。所以除了主，一無所誇，我們只能誇自己的軟弱，十字架的大能，聖靈奇妙的工作，祂再來給我們帶來的希望。

當我在山上禱告的時候，聖靈清楚的告訴我，神要在末後的時代作一件新事，祂要在淨光的高處開江河，在谷中開泉源，使沙漠變為水池，乾地變為湧泉。我想求神賜我在靈裏深深的認識自己是貧窮無有，不過是零，靈裏貧窮，不僅僅失敗，而且完全枯乾，像個沙漠。

神要作大復興的工作，祂必須賜給我們深深的饑渴。靈裏饑渴時，往往仰賴幾個奮興家的講道，他們只能給我們帶來短時間的復興，正如夏甲的一皮袋水，只能維持很短的時間，自己都得不到滿足，如何滿足別人？現在讓我們來到活水的泉源，它能給我們無限的供應，主就是那活泉，凡到主面前的，主總不丟棄，主自己將滿足每個人。

論「己」：

- (1)作死的活人，不作活的死人。
- (2)最大的仇敵就是「己」。
- (3)越認識自己壞透了，越覺得主之可愛。
- (4)在教會中，「己」一死透，才能合一。
- (5)奪主榮耀的就是「我」，虧欠神的榮耀，沒有愛心，體貼肉體的，都是這個「我」在作怪。
- (6)許多年來，以打魚為樂，最初得幾條魚時，尚知將榮耀歸給神，魚打多了，反自誇自己為老手；人的本相就是如此！

§ 工人的生命 (1941) §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我給舒邦
鐸牧師寫信，內容如下：

我們在靈裏禱告又113天了，這明顯是神在帶領我們，一步一步在靈裏深有所得。過去我看佈道工作很要緊，如今我看禱告比甚麼都要緊。屬靈的境地是無限量的。在我靈裏禱告時，看出未來世代的工人應該有下面十二個需要：

(1)要完全死透：對世界、對肉體、對自己都要死透；活著不是自己，乃是主，「我」死了才有益處。

(2)從主那裏直接得啓示：不光傳道，還要作先知說預言；不但是基督啓示在他心裏，還要成形在他裏面，生活在在他裏面。

(3)明白全部聖經：不用人的智慧來讀聖經，非用神學知識來研究，乃是吃下書卷，化為自己的骨肉，真的肉身成道，要接著正意分解真理。

論傳道人：

- (1)教會能否復興取決於有甚麼樣的傳道人。
- (2)許多傳道人不是缺乏口才，乃是缺乏經歷。
- (3)傳道人的行為與生活，比傳道更要緊。
- (4)傳道人不得聖靈的洗，不如不傳道。
- (5)教會缺乏的是好牧人，如有真正的糧草，則羊自來。
- (6)如傳道人有生命的能力，教會必然能自立自養。
- (7)越肯負架，越謙卑，神越用你。

(4)在禱告中會聽那微小的聲音：會明白聖靈的指導，會得著那由上面來的啓示，會打破那黑暗的權勢，會與神有彼此密切面對面的靈交，會與主一同在至聖所內，有份於代禱的工作，會在主面前得著能力，來攻破撒旦一切的詭計。

(5)真要被聖靈完全浸透：腳被浸透，會跑順服的道路；膝浸透，會不住的禱告，以神為樂；腰浸透，大膽為真道作證；手浸透，滿有神蹟奇事隨著他；嘴浸透，見證有能力刺心，像天使的面貌；頭腦浸透，毫無成見；心浸透，以主的心為心；甚至全身浸透，如同彼得影兒能醫病。

(6)滿有愛人靈魂的心：看一人靈魂不得，心如火焚；愛人靈魂到極點，甚至效法主為羊捨命，願失去全世界而賺得靈魂。保羅視傳福音如還債，他說我不傳福音有禍了，甚至兩手織帳棚供給同人的需要，一同來還福音的債。

(7)高舉十字架的福音：有許多人輕看傳福音，以為是初步的，不要緊的，把許多理學、小學、遺傳、律法拿來造巴別塔。十字架的福音為神的大能，高舉十字架才會吸引萬人來歸主。

(8)靈交的團體：有靈交團體為後盾，一切的能力，離不開同心合意的禱告，離不開馬可樓上的禱告。主沒有升天以先，吩咐門徒在耶路撒冷同心合意等候。在馬可樓上，他們得著活水的澆灌，活水在他們腹中自然而然流出東西來。使徒時代教會，沒有人傳教會真理，然而有教會的產生；沒有提倡遠方佈道

，然而有安提阿差會的設立；沒有人提倡邊荒佈道，然而有腓利到曠野去，打那美好的仗；沒有人注重方言，然而他們會說萬國方言；沒有人傳肢體生活，然而他們會實行彼此相愛；沒有人傳神蹟奇事，然而這些恩賜卻隨著他們；沒有人傳社會關懷，然而他們卻會救濟寡婦；他們在靈裏所得的一切，都離不開馬可樓上同心恆切的禱告。

(9)甘心樂意背十字架：跑孤單的道路，以受苦為兵器，不以福音為恥，效法主的死；實驗主的死在身上發動，生在許多人身上發動；甘心樂意出到營外與主一同受苦，不求名利，主內深深隱藏；打破瓦器，使主的名得榮耀，像橄欖越壓越榨出油來，使教會發光。

(10)認識魔鬼的詭計：能認出化裝的天使，會議破假先知、假基督，真有分辨的靈，站在守望樓上，為主的教會堵住破口。在地上捆綁天上也捆綁，在地上釋放天上也釋放。在真理荒涼時代，為教會柱石，不偏不倚，直立不曲，在真道上純粹毫無瑕疵。

(11)滿有愛心與主內的人合作，同心合意興旺福音：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不為自己建造巴別塔，不結黨紛爭，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不分彼此，只要主的福音被傳開，就心滿意足。真是為所信的福音，不顧性命的齊心努力。

(12)儆醒禱告忍耐等候主再來：不看眼前的孤單黑暗，在百般試煉中有信心、有盼望、有喜樂、能夜間歌唱、忠心至死。

我天天為國內外的教會禱告，求神多多造就這樣的工人，就是我在這一百

多天禱告中所領會的，蒙神喜悅的無愧工人。傳道人若有機會到僻靜處靈修，也會看到我所看到的，得著神所要他得著的。

主懷內的約翰口述

1941年10月24日



宋尚節之墓 北京 香山
一九四四年八月廿二日立碑

訂購《靈歷集光》可與
Revival Christian Book House
聯絡（222 Bookham Lane,
Gaithersburg, MD 20877,
301-921-4276）。

榜樣永遠比言語去得更遠，行得更久。

楊牧谷

二十世紀末華人教會的事工有長足的進步，透過更多專業人士的委身，亦因著我們採用更易聚攏群眾的市場手法，教會事工非常之多元化，比上兩代（二十到四十年代的中國大陸，和六十到七十年代的香港）的進步多了，也可能是有效多了。但有一點我們是必須自省的，神在三十年代的中國興起了許多偉大的教會領袖，他們都不是以學問見著（以現代標準來說），卻是身體力行的僕人，像宋尚節、王明道、倪柝聲、賈玉銘、蔡蘇娟、席勝魔、楊紹唐等人，他們在建立中國教會上立下了奠基的工作，有些人的腳蹤亦遠及南洋，直到二十世紀末的今天，筆者曾在中國大陸、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地的華人教會，仍然看見他們當年種下的種籽開花結果，他們仍然以尊敬的心敘述先賢為他們留下的佳美腳蹤，亦步亦趨地學效他們的榜樣。他們當中不少移民美、加、澳、紐，亦帶著先賢的榜樣來建立教會。事實上我們若說華人教會有一股不易改變的保守勢力，這股勢力不是獨立

自發的，只要肯追查下去，極有可能就會追到上一代以身教言教並重的牧人身上的。換言之，他們的言與行雖然止息了幾十年，他們的影響力仍然在工作著。我們必須自省的是，我們以發展事工為首務的這一代，二十年過後還會留下一股榜樣的力量來惠及下代嗎？那是一股甚麼樣的力量呢？

讓我們永不忘記保羅對提摩太（提摩太前書三章一至十三節）及提多（提多書一章六至九節）的教導。他指出作主僕人的資格，除了「善於教導」（提摩太前書三章二節），和「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提多書一章九節）之外，同樣重要的是人格的榜樣；若用現代語言來表達，保羅認為學術的資格與品格的資格同樣是重要的；彼得在彼得前書四章十一節亦表達同樣的道理：言語的教導與生命的榜樣，同以榮耀神為目標；若以現代的標準來說，只講不會行的虧欠，是大過只行不會講的。

經許可選錄自楊牧谷《加利利的囑咐——教導的操練》（香港：卓越書樓，1994）114–117頁。

論聖靈充滿和恩賜：

- (1)聖靈充滿是當前教會最大的需要。
- (2)被聖靈充滿前，只能抬人進天國，步步維艱；被聖靈充滿後，有主上面賜下的能力，神自運汽車送人進天國。
- (3)聖靈充滿的目的：使你得能力為主作見證。最要緊的是追求聖潔與愛心。
- (4)聖靈所賜下的恩賜，最大是愛，而最小的是方言。
- (5)只有我受聖靈的洗（浸），才能得上面來的能力。

宋尚節

寫靈程日記的指引

Mark Lau Branson著

李君樸譯

靈程日記可以成為一個中心點，來整合我們的生命。我在日記中和主的對話往往是豐富的和有啟發力的。在寫日記時，我的思路有時會被聖靈輕輕的提示或甚至扭轉過來。我能夠從嶄新的角度去看跟別人的關係，我亦更能明白和投入理性、情感和靈性等範疇的個人成長。

本文將簡單地提供一些寫靈程日記的基本方向，我希望藉此鼓勵一些弟兄姊妹開始培養寫靈程日記的習慣。那些已起步的，可能會從中發現一些新的方向。

以下列舉的每個項目，為我們寫日記提供不同的方向。它們當中有重疊的部分，亦可能有某些遺漏。嘗試在實踐不同的項目中，分辨最適合你靈命成長的途徑。這些項目主要包括記錄及對話。這種對話跟詩人和他的心靈對話一般，能提供認識、自我評估和成長的機會。

記錄……

事件：記錄有關四週的人、學業、工作、計劃及你的身體所發生的事情。甚麼事情發生了？跟誰有關？我是否健康？

内心世界：留意在你的思維及心靈所發生的事情：洞見、情緒、屬靈領悟、直覺等。我感受到甚麼？我有沒有聽

到主的聲音？我對此有何感想？

默想：讓這些外在和內在的事情在你心思中逗留一會兒，從而發掘它們的意義和重要性。留意你的價值觀、決定、改變、成長、倒退。我為何那樣反應？那意念有多重要？那事件有何意義？

對話……

人：與內心的愛、憤怒、尊敬、嫉妒、混亂和興奮作想像式對話(*imagined conversations*)。留意一些關係的穩定和改變。為甚麼難於和那人一起合作？甚麼原因導致我不信任那人？甚麼因素驅使我建立那段關係？甚麼東西是我憤怒的根源？

活動：跟各種目標、步驟及成果保持對話，尋找這些事件背後的意義。深入地了解你的學校、職業、責任。讓它們給你看到你的價值觀、恐懼、長處、短處、動力及技能。為甚麼我想那樣做？為甚麼我在耽擱事情？為甚麼我失敗了？甚麼是我的目標？

身體：你的健康、觸覺、沉溺、運動及疾病能給你大量的洞見。我的疾病有慣常的形態嗎？甚麼事情讓我感到舒暢？

內在智慧：無論這種智慧是源自你的個人歷史、神的聲音或直覺，它會較其他理性認知告訴你更多東西。為甚麼

我會那樣想？那個直覺來自何處？我的洞悉有沒有一種慣常的形態？它們在何時會對我較有幫助？

社會：跟不同組織（政府、學校、教會）、群體（族裔的或經濟的）、政治力量、藝術及媒體的關係對話。我的偏見在那裏？我應如何運用自己的權力？我應否竭力影響那群體？為甚麼我感到無助？

事件：跟那些在四週影響你事情對話。那些意料之中和出人意表的事情可能會給你帶來各種考驗及挑戰，如我應否接受那職位？

十字路口：當你面對及經過各種抉擇時，試就你的取捨作出反省。找出那些幫助你走過關鍵時刻的因素。為何我選擇那條路？為甚麼我不走那途徑？

擁有之人或物：跟任何你認為屬於你的東西對話，無論是金錢、物件、權力或人均可。這些人或事物會展示你的價值觀，對安全感的缺乏、對權力的不當運用、自由和捆鎖。甚麼因素導致我的貪念？為甚麼我需要操縱那人？甚麼東西會影響我的佔有慾和慷慨？

聖經：無論是在課室、小組討論或個人研經中，聖經都持續不斷地進入你的

生命。嘗試跟它對話，學習神給你的功課，把握你在不同回應中所得到的洞見。我是否明白經文的意義？它對我的世界和我自己有甚麼含意嗎？為甚麼我把聖經對我生命的要求理構化（rationalize）？

神：以上種種的對話假定了神進入你所有的對談中。可是，默觀或聆聽神的工夫需要一些跟以上事情分別出來的時間和操練。「主啊，你想跟我說些甚麼呢？」

毫無疑問，在寫靈程日記的過程中，你將會同時碰到沮喪和鼓舞的時候。此外，你需要像編排課堂或約會一般地計劃你寫靈程日記的時間。我發現和一位朋友約定一起操練寫日記有助於互相提點。寫靈程日記是一件需要付出努力的事情，所以別期望不付代價而有神奇的果效。但是，你會跟箴言第二章那尋求智慧者一樣，發現勤奮將為你帶來無數的珍寶。

※ 節譯自 Mark Lau Branson, "Keeping a Journal: Practical Notes for the Beginner," TSF Bulletin. (November / December, 1981) pp.12-13.

當你依靠主時：

- (1) 沒有甚麼危險可以叫你懼怕；
- (2) 沒有甚麼重擔你不能擔負；
- (3) 沒有甚麼環境你不能唱歌；
- (4) 沒有甚麼舊性你不能治死；
- (5) 沒有甚麼安排不是你的好處；
- (6) 沒有甚麼勝利不是出於恩典；
- (7) 沒有甚麼缺乏神不為你預備；
- (8) 沒有一樣東西使你與神的愛隔絕；
- (9) 沒有甚麼恩典不是出於寶血；
- (10) 沒有甚麼豐富不在基督裏享受。

宋尚節

Reflections of a Missionary in the Himalayas

Cindy Perry

'How beautiful on the mountains are the feet of those who bring good news, who proclaim peace, who bring good tidings, who proclaim salvation, who say to Zion, "Your God reigns!"' (Isaiah 52:7)

As a young person I always loved the mountains, but never dreamed the Lord would one day plant my feet on the highest ones in the world -- the Himalayas. Nor did I ever dream I'd be a missionary, or that I would get a PhD trekking in and out of those mountains as a part of my missionary calling! Music and sports were my youthful passions, and church was a social activity reserved for Sundays. I had spiritual longings, but they were not satisfied by traditional 'churchianity'.

Then during university I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Lordship of Jesus Christ. I discovered that being a real Christian called not only for repentance from sin, but for a radical commitment to His direction for my life. Was I going to serve God, or myself and my own goals, which were headed in the direction of a professional music career? That challenge sent me on a personal search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God and my relationship to Him. Did I trust Him enough to commit my whole life to Him, whatever He brought my way?

Although I ended up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I was never called to be a career missionary. I was simply called to follow Jesus Christ with all my heart, my mind, my soul, and my strength -- to go wherever and do whatever He might direct. From the time I made that determination my life began to take some exciting and unusual directions -- from involvement in a discipleship type ministry, to spending the final semester of university in Israel, and returning to Israel four years later as a team leader with Project Kibbutz (a Christian ministry), to an invitation even further afield in the Himalayan kingdom of Nepal where I have now been serving for fifteen years.

As I reflect back on how I ended up in Nepal, three distinct encounters come to mind -- in prayer, a challenge to give financially, and finally to go. My first acquaintance with Nepal was as I was learning to pray according to the heart of God and felt a distinct impression to pray for this place I had never even heard of before. I had to go and look it up in an atlas. Several years later, while fully immersed in the exciting ministry of Project Kibbutz in Israel,

I was unexpectedly faced with the financial need of a brother in Nepal. I struggled with my response, as it meant parting with the money I had set aside for a return ticket to the USA. But I knew I had to obey. However, after making the transaction I was dismayed to find that I had no inner peace. As I sought the Lord I distinctly heard a quiet inner voice say, "This time I don't want just your money, I want you." I knew without a doubt He was calling me to go. It was confirmed when I received an invitation from a Nepali pastor to come and help establish women's and youth work in his young church, if I was willing to come on a faith basis. With the assurance of God's calling and the blessing of my ministry leaders in Israel, my parents and my home church in the USA, I was willing. That conviction of His calling has been essential in holding me steady through the ensuing years and its ups and downs, in the midst of a Hindu kingdom where Christian activities are highly suspect and conversion has been illegal.



Cindy on the trail in the Everest region of the Himalayas (1990).

I went with a simple desire to draw alongside the national believers and serve the local church. I found that building relationships and a serving heart, rather than pushing my own agenda, opened a lot of doors to ministry. It also nurtured within me a growing love for the Nepali people, and a desire to share in their joys and their struggles. Stuttering attempts to learn the Nepali language when plunged straight into an all Nepali living situation also nurtured my sense of humor and the ability to laugh at myself!

In addition to my primary relationship to the national church, I became a member of an interdenominational mission, the International Nepal Fellowship. Ministry expressions have ranged from the mundane -- running an office, doing accounts and typing reports, organizing meetings, processing visas and making mission colleagues travel arrangements; to the more exciting -- co-founding with a Nepali friend the Nepal Prayer Fellowship and organizing the first nation-wide women's conference, roaming the Himalayan hills recording testimonies of the first pastors and believers in the country, coordinating the first country-wide survey of the church, and tracing dispersed Nepali communities throughout neighboring South Asian countries. There have been times of caring -- as a nanny for the local pastor's children, standing alongside Nepali friends in times of

imprisonment -- and sharing -- taking young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into my home, helping find schools and jobs.

It has not been without difficulties along the way. Attempted suicide by a woman under my care, false reports, police at the door, loss of my visa in the midst of my biggest project to that date. More potentially debilitating than the dramatic moments have been the occasional bouts of loneliness and self-doubt, separation from family, constant uncertainties concerning travel, finance, the future, and the hundred-and-one little decisions to be faced alone. Yet these very experiences have been used by God to draw me into a greater intimacy in my relationship with Him. Through them the Bible has come alive and the experiences of men and women of the Bible have been proved out in my own life and those of my Nepali and missionary colleagues.

Seeming defeat has been turned to good, as when I was suddenly put out of the country, feeling rejected, with no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seeing only a bleak future ahead. At this lowest moment the way opened to get a master's degree at Wheaton Graduate School, resulting in the writing of "A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Nepal," which has now gone through two English editions and is currently being translated for a Nepali edition. That led on to even broader based research and ministry at the urging of Nepali church leaders, among Nepalis dispersed throughout South Asia and beyond -- the Nepali diaspora.

But more important than anything I have done has been God's faithfulness to me -- providing safety and security,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health -- and the mighty work He has been doing among and through the Nepali people themselves. Nepal, one of the poorest nations in the world, totally closed to the Gospel and with no Christian community before the 1950s, which has then slowly grown over the next thirty years in the midst of persecution to about 25,000, and has exploded with a new burst of evangelistic activity during the 1990s to a Christian community of reportedly 150,000 upwards -- and is now beginning to manifest a missionary vision of its own.

In January 1996 I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serving as International Coordinator for the AD 2000 Himalaya Congress of Evangelism, bringing together up to 2,000 Nepali and Tibeto-Burmese speaking pastors and leaders from Nepal, North India, Sikkim and Bhutan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In February I will accompany a small team of Nepali Christian leaders going into Myanmar (Burma) to minister among the over 250,000 ethnic Nepali scattered throughout that country. God is doing something now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and it is a privilege to be a part of it. Will you please join us in heartfelt prayer for these initiatives?

□ Cindy Perry earned her doctorate in Missions from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Scotland, and has served as a missionary in the Himalayan countries for the past 15 years. She is currently serving as International Coordinator for the AD 2000 Himalaya Congress of Evangelism.

父啊，求你赦免他們

高崇志

各位好，很高興可以在這裏與弟兄姊妹們分享一些心中的感動。

為甚麼我會從一個牧會的傳道人成為全時間的宣教士呢？人是有知、情、意的，在認知上先經過神話語的調整，整個人才走出不同服事的腳步。當我讀到約1:14時，說到道成了肉身。「道成肉身」是一件奇妙的事。為甚麼那太初已有的道，與神同在的道，就是神自己，要成為肉身來到人世間？神可以永遠在天仍舊為道的形式存在於永恆之間啊。道成肉身為的是甚麼？神的聖靈提醒我，原來道成肉身是為了成就以馬內利，即神要與人同在。因此父差子來傳天國的真理，耶穌就是差傳的榜樣。這是必要的過程。若道不成肉身，如何能與人同住？我若不到需要的人中間去，如何成就得了差傳的使命？神已開啓我服事生涯中的另一扇帶有使命意義的門，拓展了我服事的眼界與方式。

第二，差傳也是一道命令。在可16:15中，耶穌在升天以前對門徒吩咐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主也說過「凡是我的就是遵行我命令的人」。屬主的人啊，不要忽略遵守這道神聖的命令。

第三，在徒1:8說到差傳的範圍，不是單單猶太全地，也不只是撒瑪利亞，乃是直到地極。因此再檢視一下現今我

們的服事範圍，它與神命令我們到的範圍相符合嗎？許多時候我們畫地自限仍以為已滿足了差傳的範圍。事實上，舉目望去，在地平線外仍有我們的工場，仍有未得之民，怎能僅僅駐足於眼前的一切呢？

第四，差傳的對象，不是同地區同文化的幾十個熟悉的會友而已，而是萬民。萬民何在？若脚步不邁入他們之中，如何向萬民作這佳音見證呢？一而再，再而三的，我面對認知上的挑戰，接受呼召，迎向神為我開啓的宣教之路。

在過去半年來，有機會到俄羅斯的聖彼得堡及莫斯科宣教。每次去都因不通當地語言及難尋醫療而擔憂。我牙齒的牙根會發炎，一定要開刀診治，但一直未能來得及弄妥便出發宣教。奇妙的是每次出發前仍在發炎及痛楚難忍的牙齒，到了俄國便不發作。但每次回到美國便大肆發難，使我疼痛不堪。第二次出發時，又因行程匆匆，也未完成治療，再次帶著大瓶消炎藥出發。但到了俄國，不論熬夜、奔波、操勞，牙痛都未發作，消炎藥也未用上。但一結束工作返美開會時便又捲土重來，弄得我一定要開刀切除牙根，以求一勞永逸。

這個過程讓我細細悟出以下的道理。原來在俄國屬靈爭戰加倍激烈的地方，神的僕人不是加倍受攻擊而已，同時

也更加倍受到神刻意的保守，以至在安逸處承受不了的，到了危難倒因主額外的恩典而承擔了。不論在何處，神的恩典著實夠我們用的。因此若是感到困倦疲乏，無力承擔急需加添靈力者，請快快加入宣教行列，神也必使之見到信實的供應。

然而宣教也非輕鬆毫不用付代價的。當我們全家（我及太太和兩歲半的兒子）在莫斯科宣教時，有一次當我們夫妻在一處賓館各自熱烈的傳福音，作見證領人歸主，與之探討信仰問題時，忽然我想到，我兒子呢？怎麼不見了？（一直以來，他都跟我們到處跑。小小年紀天真可愛，是我的開心果，也是我所疼愛的小天使。為了宣教，兩歲半的他常三餐不定，在往來奔波的地鐵上，人群推擠中，過度疲倦而睡在我肩上懷裏。他也因當地水質飲食及蚊蟲受了許多苦。曾見他被大蚊子叮得雙眼紅腫無法睜開而心痛不已。）我馬上到處去尋找



高崇志牧師全家福。

他。在一扇半掩的門縫我見到他的身影，叫了一聲傳傳，推開門，我幾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四、五個從中國來的中年幹部圍著他嘻嘻哈哈的將手伸到他衣褲中非禮他！我一怔，叫了一聲：「你們對我兒子作的是甚麼事？」抱過傳傳，我跑回對我的妻子說：「靜茹，有兩件事要馬上作的。第一，今後絕對不要再讓我們的兒子離開視線，因為我們服事神，魔鬼會用各種方式攻擊我們。有些事我們承受不起，一定要謹慎小心。第二件事是……」當我還未說出時，望著兒子天真無知的表情，是那麼的無辜，我流下眼淚來；對比的是腦海中浮現出那些幹部們猙獰邪惡的嘴臉，他們怎能如此傷害我獨生的愛子？若是在美國，馬上可以叫警察把他們全抓走。但在此地，無法無天，奈得了何？以一個父親的心情，我真是憤怒，恨不得打他們一頓（我早年曾是跆拳及拳擊的選手）。但我是來宣教的，要告訴他們愛的信息。

我應該怎麼辦？能帶著恨而傳救恩的道嗎？我不能。若在恨裏，我寧可他們都下地獄去，受到應得的懲罰，好像約拿對尼尼微人的無情。就在那一瞬間，我被神的靈感動，想到了天父差他愛子來的心情。人是怎樣的凌辱、殺害他，天父的心情又是如何的疼痛。但天父仍愛世人。我再次流下眼淚，緊緊握住妻子的手一起抱著愛子，向神禱告：「父啊，求你赦免他們，因為

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除非我能夠再次將恨從心中除去，代以基督的心為心，否則無法再用愛的心面對這些人。甚麼是愛仇敵呢？更何況他們還是我在日夜禱告求中記念的同胞。我應再愛，再傳下去。這是宣教所要付的代價；這是要破碎自我、改變生命的代價。

末了，我要給各位一個挑戰。「活出基督」，是許多信徒、許多教會的目標。但活出基督，不是活出基督的道德品格修養狀態而已。基督的謙卑不單單是一種品性，乃是一個行動，基督的謙卑服事了成千上萬的人；你的謙卑，我的謙卑呢？基督的捨己也不是單單個人為一個理想而捨己，如音樂家、藝術家

為自身的理想而捨己。基督的捨己成為多人的贖價；你的捨己、我的捨己，捨在何處？所捨為何呢？基督的憐憫，也不單單是內心的一種情感。基督的憐憫，安慰了多少痛苦，又醫治了多少疾病？活出基督，不只是活出基督的樣式，也要活出基督的使命來。

感謝主，給我這段時間分享祂奇妙的作為，請一同來參與差傳的事工。

□作者為「大使命中心」宣教士，現被差派往俄羅斯作福音工作。

(編按：本文是整理自高崇志牧師在10月12日「大使命中心」宣教士差遣禮中分享之見證。)

大使命中心 九六年普世事工

1. A.D.2000喜瑪拉雅山區福音大會

日期：96年1月15—19日

地點：印度北部西尼古利

參加者：二千位教牧及信徒領袖

3. 阿爾巴尼亞全國福音會議

日期：96年10月1—4日

地點：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

參加者：三百位教牧及信徒領袖

2. 匈牙利全國福音會議

日期：96年5月7—10日

地點：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

參加者：三百位牧師及信徒領袖

4. 短宣

日期：96年4月15—28日

對象：哈薩克斯坦東干人

※ 請為一切籌備工作代禱※

故鄉情

曾家彬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亞伯蘭就照耶和華的吩咐去了。耶和華指示亞伯蘭離開自己的故鄉到神要他去的地方，亞伯蘭就去了。

有誰願意離鄉背井漂流異鄉？除了戰爭和飢荒。中日戰爭使很多人逃難，離鄉背井，我還記得我在孩童時代隨家人走難，那種痛苦情景還依稀記在心頭，有人說：「寧作太平犬，勿作戰亂人。」走難離鄉背井是何等痛苦。飢荒餓死，許多人紛紛走到其他地方求生存，這就是今日華人遍佈世界各地的情況。其次便是逃避苛政，正如歷史中的「苛政猛於虎」，而老百姓「避秦」，近代的見證便是今日台灣的故事、香港的故事和今日美加新移民的故事，都是避秦避共的歷史事實。離鄉背井是痛苦艱辛和眼淚的經歷。

一九八四年大陸剛開始開放，我有一個難得的機會回天津、北京參加一次會議，之後就抽空回廣東汕頭自己故鄉一行。離鄉已有廿多年，心情十分緊張興奮，又喜又憂，喜者出外幾十年後又有機會回鄉探親，看望年老病中的老母親，憂者離鄉多年，當汽車駛在故鄉的崎嶇不平沙路上，看見週圍一景一物，一草一木，多年的鄉愁和故鄉情湧上心頭，眼淚好自然如泉湧出。然而究竟何處是我的家鄉？我的家鄉在天上，這正是宣教士的心態，離鄉別井，梯山航海，四海為家，但永恆的家鄉是在天上。我忽然間想起，一百多年前蘇格蘭的宣

教士離開自己的故鄉，把福音帶到我的故鄉，開學校、建醫院，向一群又窮又落後的農民傳福音。在我的家鄉，一住十年廿年，甚至老死在那裏。宣教士為主的大使命，為了神的愛，甘心離鄉別井，付上極大的代價，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永恆的家鄉是在天上。

全世界每一個角落，有的地方就有華人的餐館，為了賺錢，中國人肯離鄉別井；歐美先進的國家每間大學都有華人留學生，青年人為了教育和學問，願意離鄉別井；香港九七，為了怕共產黨，不少人連根拔起，全家移民北美；北美經濟衰退，很多人入了籍為了職業又願意回流全家搬遷；台灣香港很多人為了開廠賺錢，又願意把妻兒留在海外作太空人，隻身出入大陸賺錢，最後又有了包二奶的家庭問題，付上極大代價……但我問：為什麼基督徒神的兒女，自稱愛主又明白聖經真理，主的大使命，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而很少人願意離鄉別井，踏上宣教之路，往神要你去的地方？兒女情，故鄉情是很大的攔阻。兒女是神託付的產業，我們的家鄉是在天上。華人基督徒作個胸懷世界的人，四海為家，以信心接受神的呼召和差遣吧！



作者為加拿大「多倫多華人宣道會」主任。

大使命中心

會址本部十一、十二月份事工

舊約講座——約伯記（十一月24日9:00p.m.~26日中午）

（合作事工——與曉士頓信望愛園契合辦）

講員：陸蘇河牧師

報名：請向大使命中心或信望愛園契報名

主題：暴風雨中的神（粵語）

Mr. Gilbert Yip

費用：膳、宿、講義：\$160

9730 Kit Street

膳、講義：\$80

Houston, TX 77096

（傳道人、宣教士、

Tel.(713)729-4723

神學生減半）

Fax.(713)729-2559

宣教培訓營（十二月4日午~7日午）

講員：魏可帝博士（美）Dr. J. Christy Wilson

主題：從本地到地極：

高元龍牧師（韓）Dr. Billy Won Koh

普世宣道要點並參考

鄭仁贊牧師（韓）Dr. In Chan Chung

西方及韓國宣教精神（國語翻譯）

龍維耐醫生（華）Dr. Titus Loong

費用：膳、宿、講義——自由奉獻

送舊迎新靜修營（九五年十二月30日下午~九六年一月1日下午）

講員：王志學博士

主題：靜中得力（國、粵語）

費用：膳、宿、講義——自由奉獻



宋天真姊妹（宋尚節博士次女）在「大使命中心」主辦，
滕近輝牧師主講之宣教培靈會上作見證。

大使命中心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一九九五年(七月 - 十二月)支出預算

1995 (July - December) Budget

1.	同工薪津 PAYROLL	\$176,990
2.	辦公室 ADMINISTRATION	\$20,280
3.	事工 MINISTRIES	
a.	退修中心 Retreat Facilities	\$60,000
b.	東歐宣教 Eastern Europe	\$11,250
c.	中亞宣教 Central Asia	\$12,000
d.	工場教會牧養 Church Nurturing	\$24,000
e.	會址本部講座、訓練 On-Campus Seminars	\$12,840
f.	《大使命季刊》 Great Commission Quarterly	\$18,000
g.	《大使命通訊》 Newsletters	\$5,000
h.	差傳培育錄影帶 Video Projects	\$6,500
i.	拓展新事工 Special Projects	\$5,000
4.	搬遷 RELOCATION	
a.	整修新址 Renovation	\$10,000
b.	貸款利息、還款 Loan Payment	\$36,566
	總數 TOTAL	\$398,246



韓國駐俄國聖彼得堡宣教士金彼得牧師偕三對駐巫茲別克斯坦(Uzbekistan)韓國宣教士夫婦於今年九月間參觀大使命中心。韓國教會目前差遣四千位宣教士在普世各國工作，值得華人教會效法。



今年九月「高峰禱告會」(Prayer Summit)在大使命中心銅谷退修營舉行，由Dr. Joe Aldrich、Terry Dirks等主領，五十餘位傳道人、宣教士及弟兄姊妹參加。